

庸行編

利

BC 9  
2163  
3



2163  
3

庸行編卷之五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邨父梓

勤儉類

朱卓月先生曰。造化勞我以身。豈容偷惰。天地生財有數。未許驕奢。啜土飴。飯土簋。堯稱至德。股無胈。脛無毛。禹號深仁。賢婦儆戒於鷄鳴。羊琇貽譏於獸炭。陶侃運百甕。勤則有功。何曾食萬錢。奢則不遜。侈肆淫佚。往往不保其身。流連荒亾。眊眊實賈其怨。何去何

從必有能辨之者。

啜音拙。同齧嘗也。劔音形。土劔。瓦器也。簋音葵。盛黍稷方器。胙音拔。股上小毛也。甓音僻。卽今甌甓。俗謂甌屬。誤。

又曰。吾觀夏商周之盛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墻。甘酒嗜音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瓊臺瑤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遑暇食。其衰也。則車塵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尚然。況人乎。知國家之興衰。可以鑑人生之豐儉。犧音希。犧牲皆純色。祭天地宗廟之牛也。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者。

吝耳。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貪婪無厭。平進不須苟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爲出。婪音瀾。貪也。同憚。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爲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旣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

纔有毛髮事。便感感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毛鳳崖先生曰。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以勤儉訓飭子孫。此外無所事矣。

人家一日不可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食。園塲之所產。雞豚之膳。疇圈之所生。爰以棟宇

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

而為生之具已足。但無鹽井耳。

疇音時。鑿垣棲鷄也。圈音蚶上聲。養畜之閑也。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者一盃飯。自勞苦來。若

不勞苦。何以消之。

盃音宛。或作甃。甃無碗字。

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安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然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

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凡家業從耕讀辛苦創成者。其子孫多能守之。從智術誘騙驟致者。其子孫多不能守之。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朱卓月曰。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

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飽濃鮮。昏人之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滓音子。澁也。濁也。

又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則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亾。則一

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又曰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比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於此得力。

又曰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饗音叨。冒於貨財。餐音鐵。貧於飲食。俗言做人家。便至算錙銖。不顧體面。此但做了家。不曾

做得人。有等局面要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皆屬不當。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

者。殺身。錙音淄。六銖也。銖音殊。權十分。忝之重也。算錙銖。謂輕微也。

朱卓月曰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士也。

不亦可乎。

譚子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梁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蠹音杜。木中蟲。蝕木。言自為害也。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為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故作貧寒

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為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教家要略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

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

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茁音北人名。亾。

史搢臣曰。土木之工。不易興也。從來估費千金。加倍尚不能竣。此尋常言之。其中省費。不可不察。譬如南方以銅瓦油灰。壘脊磨甍。架炭墁地。北方壘脊。必雕鑿花鳥。鋪地。必磨甍。油飾。玉石為堦。花甍砌壁。以節儉。

言之未免過奢。若春以常瓦地用條甃。糙石作階。灰泥飾壁。油代漆。粉代硃。價值增減。何止數倍。再若畫棟雕墻。窮工極巧。又不啻什伯矣。更有慮其桎木易朽。梁柱必用枿木。門限必包銅鐵。予歷數創造者之子孫。鮮有待其桎木之朽。而不易主者。予昔遊豫章。黎博菴先生別墅。名曰牛屋。木不去皮。墻皆亂石。究竟門無俗客。座有高人。未嘗以古朴減其聲價。願達人君子。以求精堂構之苦心。為訓誨子孫之至計。潤屋潤身。相去殆有天壤之別也。枿音南。亦作楠。墅音埽。田廬也。又別館。

陸梭山先生家制云。古之為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讟音讀。怨謗也。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



望以周濟。今乃恣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朱卓月曰。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祇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溫公言。先君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

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架。不敢會賓

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

為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

飫音喻。飽也。醢音海。肉醬也。瓷音慈。陶器堅緻者。

又曰。其夫好飲。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剩養

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苦乏而聚怨。病

在於增。不在於損。

又曰。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

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為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為兩

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

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其目前之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者也。債音齋去聲。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又曰。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宿債在身。病根不拔。雖生財有術。亦祇為他人滋息耳。王十朋進理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

史搢臣曰。十金之物。典舖止當五金。三分行息。二年為滿。至期不能取贖者頗多。此際將欲變賣。而物在質庫。又不肯聽其自滿。勢必那移利息。轉票因循。嗟乎。流光易逝。倏忽而五金俱歸典息。其物仍執於他人。

矣。在初當之時。度其數月可贖。則當之。否則不若變賣。為是將銀先用一半。作質當之資。不獨無息。且餘銀一半。尚可經營。不數年而原物可複製矣。屢見富室暴貧。多蹈斯弊。在一時乏用。借貸無門。惟質當可以應急。此說似不近情。今道破。或可省悟一二。并附以歌。歌曰。應急之中雖典當。也須籌度商量。算來緊帳兩三椿。買柴和糴米。私債並官糧。此外消磨都可惜。勿因捷便輕嘗。臨時本利更何償。不如裁冗費。節省是良方。椿音莊。俗借為條件字。

又曰。搖會一事。雖通財之道。原爲親友濟急而設。非營謀生息之端。每見罄其所有。而盡濫於會之人。得者固多。失者亦不少。平時輕易許諾。并不量入爲出。及至會期一到。點金無術。雖重利不顧。惟求先應於會。豈非剜肉醫瘡。如至公六總等會。皆三年滿局。其中難免盈虛消長。請自審之。剜音彎。削也。

又曰。從來旱荒。較水荒尤甚。何也。水澇。則西北高阜之地。或可無虞。而東南低下之產。縱遭此患。尚有舟楫。可向鄰省熟處搬運。且有魚鼈蝦蟹。薺芡菱蒲。水利

可延。若逢亢旱。則西北地廣土瘠。蝗蝻一起。寸草不生。縱有鄰省稍熟。肩挑背負。能運幾何。欲移口就食。赤地千里。焉能盡挈妻孥而往。每每枕尸道路。賊寇竊發。多由於此。則積穀一著。西北較東南尤屬急務。今人偶獲二麥。或恣其靡費。或輕價糶之。自謂轉眼秋成。又可收穫。一旦失秋。則終年療饑何賴焉。愚意東南之與西北。惟以積穀爲主。縱穀價騰貴。不可輕賣。卽有急事。只可他圖。此根本之計也。然遇凶年。多有攘奪之患。亦不可不慮。雖古人有大亂居鄉。小亂

居城之說。若能以所蓄之穀。除自食外。勿貪重利。分應親鄰。使鄉黨佩德。而禍患自可免矣。

蝗音黃。食苗蟲。蝻俗謂蝗子復生者。經史無蝻字。

又曰。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也暫。予竊以為不然。富貴久暫。在奢儉。不在厚薄。在人事。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雖不甚有餘者。動覓乳媪。乳媪之子。勢必託親戚代哺。送嬰社延生。未免痛癢無關。饑寒罔恤。疾病痘疹。十中難存一二。覓乳者豈不有傷陰騭。又如北方有地者。縱使富饒。多係自

種。或不勞力。而實勞心。南方之人。田多佃種。坐享其成。致令子孫游惰。耒耜不識。五穀不分。焉得為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膏沐不施。衫裙朴素。首飾不過髮髻簪珥。今南方婦女。衣則錦繡綺羅。飾則金珠釵釧。有餘者。奚止千金。合一家婦女。妯娌計之。豈不占礙許多資本。至於北方治席。不過豬羊鷄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遶梁。珍錯畢集。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設。各省之物。以此類推。何可勝算。此南北奢儉之大凡也。若都

下之奢靡。服飾宴會。更有數倍於南方者。所以衰落。不旋踵而至。可見富貴久暫。安得奢吝儉而言厚薄。舍人事而言風土哉。

髮譌字。叙音差。兩股并也。釧音串。臂釵也。

又曰。成敗興衰。雖然關乎氣數。若創業者起之。守成者敗之。此亦常耳。獨怪夫自創之而旋自敗之。其間運限失利者。固多。浪費所致者。亦不少。常見浪費之人。除不知己過。乃自以為達。見謹守者。反哂其過為兒孫計。竊深為不然。夫兒孫有不承祖業而能創立者。亦有賴根基而始能繼起者。豈可浪用虛靡。止圖一

時稱心快意。不畱餘蓄。不肖後看。豈知老來拮据。身後艱難。老來拮据。乃其自取。身後艱難。實於心抱愧。在子孫讀書明理者。能義命自安。倘無知不肖者。難免非為妄作。余願得意之人。於浪費之際。回顧兒孫。略畱根本。或可少生枝葉。使免饑寒。若妻嬌子幼。更宜檢點。勿謂自我成之。自我敗之。而以兒孫自有兒孫福。為口實也。達者鑒諸。哂音審。微笑也。人無論貴賤貧富。士農工賈。一人有一人局面。當無事之時。何憂不足。一遇有不得已之事。或父母喪葬。兒

女婚嫁。或里長差徭。或意外疾病禍患。於無可設處之際。始歎仰面告人之難。皆由素不撙節。以無爲有。虛張體面。故至此耳。嘗見富貴之家。遇有喪葬婚嫁。動費數百數千金。猶以爲未足。及至衰落。遇有此事。求數十金數金。亦所不能。可見事無一定。豐儉在人。不可發洩太盡。當畱有餘。以待不足。語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念之哉。

元旦爲四序之首。普天率土。莫不懽慶。貴富者至此時。固色色俱新。不必言矣。獨中人之家。凡事宜度財量力。試自揣終歲之中。豈無親戚交遊。豈無那移負欠。父母妻孥。豈無潤色。僮僕妾婢。豈無望恩。是周旋者。在此時。取償者。亦在此時。責我望我者。無不在此時。嗟嗟。此時誠不易度也。百物至此時皆貴。諸務至此時愈迫。錢財至此時而來路愈艱。借貸至此時而子錢愈重。形神交瘁。心力何支。歡娛令節。反變爲愁苦。光陰。不知韶華易過。轉瞬如常。一切衣食用度。俱宜隨分。萬勿強爲。服飾能置者。在平時置之。負欠當償者。先陸續償之。稱家有無。隨時供具。何必效顰鬪侈。

自取攢眉感額為也。或曰：子言何不近情也？若平時能置者，誰不願置；陸續能償者，誰不願償；無奈事與心違，忽忽便到三十夜，皇皇拮据，非得已也。吁！余豈故為是矯情之言哉？惟願達人於此，素位而行，諸凡節儉，家人婦子，隨分安樂，無事多求，不獨養德養廉，是亦熱鬧場中一劑清涼散也。瞬音舜，開闔目，數搖也，同瞬。

朱卓月家訓曰：揚州古稱繁華，今則尤甚。宮室極其雅麗，器具極其精美，衣必雲紵，冠必紫貂，兩城十萬戶人家，六街百千般異物，茶坊酒肆，狼籍必至三更夜。

市混堂，喧鬧直達二鼓，畫舫襍選，厭聽笙歌，梵宇輝煌，力窮土木，堆假山，輦石於江南，造名園，載花於吳下，宴客珍錯盈臺，張燈瓊珠滿棟，瓷論宋窰，鼎究商周，婦女下體，遍穢羅紈，臧獲周身，悉辱綾絹，常車氈褰作蔽，游騎繡勒飾牽，妖冶之容，樽前耀目，遶梁之聲，筵間聒耳，變童多於牧豎，宴會不減耕耘，故前於此者，易致傾家，尤多造孽。余居其間四十年，興衰萬狀，目見其富貴，目見其摧落，又目見其子孫零替，又目見其不忍言者，皆余之舊好，此無他，蓋逞其受享。

而福薄所致也。南北十五國。足歷十二省。常見士大夫家。有土炕代几。樹枝架屋。剝木爲盂。縫皮作履。乏紙以蕉葉。謄書缺線以椶絲補衲。不知南荒之民。米皆手舂。不知世之有碾。飯用缶煮。不知鍋之是鐵。炤夜以松節。惜油省柴。就清溪盥沐。不信有穿藤作床。明瓦爲窗。又不信香櫟供玩。蘭花賣錢。大約非耕卽讀。無一惰民。若沾人一文。飲人一盃。常具慙愧色。必酬之始安。蓋固廉耻也。日營家計。勤儉治生。吾家遷滇七代。復尋木本。皆從祖宗安分而來。若祖宗嗜殺。

傷生。貪財縱欲。悖德亂理。福已折盡。兒孫焉有今日。目覩繁華。多財者。任其意之所爲。鬼瞰其室。不能不晝夜惕心。慮吾子孫。家道稍裕。或徼倖一名。不體祖。父。不學聖賢。不念故土風俗。奢侈是尚。聲技是趨。不。一代立見敗亾。願從此往。飲盛饌。作漏脯想。觀戲劇。作啼哭想。視富貴。作浮雲想。居鄉只以困頓不如人。便可久長。居身只以粗衣淡飯不先人。便能載福。常以讀書安命四字。佩作韋弦。至功名亦聽之。蓮花不開。翁聚可觀。開便落。旣落之後。必除枯榦。方不礙目。



此我歷富貴。歷患難。歷聖賢。歷天下而然也。身居揚州。故不勝其硜硜云。

臧獲方言。荆淮海岱閒。謂斂曰臧。婢曰獲。變音戀。婉變。美好貌。又戀上聲。櫻音宗。俗作棕。

靈璧先生曰。予昔臨儼思堂。元陽子錄節儉五訓質予。予嘉其說。不覺慨然曰。彼五訓。其知節者哉。五訓。維何。其一則王道岷也。其二則蘇子瞻也。其三則范文正也。其四則鄭亨仲也。其五則張子韶也。道岷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麓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術宜。能減則數有易辦。咸可

精美。二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畱。頻顧者量力可以恆欸。三於交宜。子瞻在黃州。嘗書曰。東坡居士。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名我者。以此告之。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壽之道也。故一則曰安分以養福。再則曰寬胃以養氣。三則曰省費以養財。范文正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鄭亨仲日以數十

肩行錄 卷之五 濟寧堂  
錢懸壁閒。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張子韶曰。近日士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延一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必務金銀犀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費一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甚至士庶之富者。慕之效之。安得不窮。已上古人。省約自持。皆今人所當師法者。願世遵行。第一學東坡居士。次則學文正焉。再次學王學鄭學張。庶節儉可風。古道可復也。

惜福類

朱卓月先生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道尚不能免。木直則伐。井甘先竭。物理又豈能違。況乎千駟萬鐘。招忌之府。良田美宅。惹事之因。福何可長恃。善乎楊襄毅公父。贍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夫惜之。正所以培之。培之。正所以惜之也。又曰。天之生人。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富貴貧賤。一

也。世間之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甚至終身不知有室家之樂者。吾不知其幾矣。富貴之人。豈惟無饑。且肥甘足於口。豈惟無寒。且輕暖足於體。華堂峻宇。妾媵滿前。無求弗得。無欲弗遂。天之厚我。不越庸人萬萬哉。故雖日行方便。猶不能補報天之萬一。而乃或任其饕餮之性。恃勢凌人。則天其喜我乎。其惡我乎。子孫其受福乎。此理甚明。不待細思而可曉也。饕餮見前。

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謂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殺牲以資

口腹。淫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慾多。淫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溟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

銖官人坐堂皇。事猷朴。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紈袴子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耻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肩背。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滓音明。溟滓自然氣。胼音纏。胝音支。皮厚也。厦音下。屋通稱。旃音占。同旛。通帛為旛。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

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畱此不盡者。以

貽子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

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齋。齋音齋。菹菜肉之通稱。

世人求享福。只有一要語。曰循天理以結人心。

聲色勢利。皆有魔。皆能憑人。皆有毒。皆能中人。乃憑其

魔。中其毒者。每有灰亾之禍。世之人不自知也。

奢者。不獨用度過度之謂。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

殄天物。

不昧己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子孫造福。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予觀世人。錦衣美食。窮奢極欲。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至詢其素行。則貪污卑賤。敗名喪檢。無所不為。彼淡薄自守者。縱惡衣粗食。心身安閒。夢寐清爽。此中樂趣無邊。超此世情遠矣。

朱卓月曰。古者王政。七十然後食肉。則未七十者。皆蔬

食也。五十然後衣帛。則未五十者。皆布衣也。室西南隅為奧。室西北隅為竈。前為堂。後為寢。則庶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七十食肉乎。其能五十衣帛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蹙也。誠酌古制。不宜過享。則庶幾哉。略音付。僵什也。借義。

又曰。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迫。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後。更無不如意。

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閒亦有始終  
 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  
 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卽享富貴以至終身  
 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齟齬音疽語齒不相值也  
 又曰精巧愈甚則人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  
 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多不以道  
 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歎息。瞰同矚俯視也  
 靈璧先生曰嘗謂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天下寧有不  
 好逸樂之人哉夫人情好逸樂而必以不逸不樂繩

乎人則矯情之論也人情好逸樂而又以爲逸爲樂  
 順乎人則陷溺之事也夫矯情固不可行而陷溺亦  
 不可蹈故太上示戒曰逸樂過節良以過節弗謹則  
 百惡之所從出也昔讀孟子而至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淡有味乎其言也夫憂患何  
 能生人處憂患而恐懼生之道也安樂何能死人處  
 安樂而恣肆死之道也每見世俗富貴之家以福爲  
 孽以孽消福游手好閒酣歌恆舞驕佚宴樂流荒無  
 度其陷溺尚可言哉故君子者勤修不敢惰制欲不

敢縱搏樂不敢極。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澤長也。夫惰修者惡。恣欲者亾。縱樂者敗。侈福者窮。僭分者禍。故曰。戒之道也。唐風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斯言其庶幾乎。恣音資去聲。縱也。瞿音渠。瞿瞿。急瞻貌。詩叶音據。又曰。生人之計。莫大於衣食。衣食者。天之福也。古之君子。知惜福者。必自衣食始。試先以衣服言之。夫衣也者。燕居則取其禦寒適體而已。臨禮則取其美度象儀而已。孔子稱禹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非朝祭之典。賓客之事。何取乎華彩飾觀也。昔晉文公衣不

重帛。漢文帝宮中衣不曳地。宋祖藏敝裘。唐宗著浣衣。平仲濯冠。公孫布被。帝王卿相尚然。矧下此者乎。近代以來。風俗奢靡。士庶而披錦繡。奴隸而著綺羅。或充下體。或供宴饗。常以一人兼數百人之服。以一家兼數十家之衣。取奇誇緻。天工人巧。無所不備焉。由是養成驕淫。泥視布素。賤擲絲綾。而暴殄之行。遂莫可言矣。古人當婚姻朝祭。大吉大禮。始制衣服。今無故而新更製。新華復求華。盈箱滿笥。重重奕奕者。胡爲乎。且蠶桑最慘。婦工尤苦。採葉眠蠶。繅絲理繭。

盡日奔馳。中宵勞悴。骨指彫傷。容顏憔悴。忍凍拋梭。帶饑運軸。絲絲而積之。寸寸而累之。身不自衣。而供用於他人。思之愀然。忍輕視乎。況費過則福消。用奢則祿竭。可不戒哉。且看市中鶉結之子。半屬當年紈袴之兒。貧富何常。盛衰遞變。宜省福以予後人。畱餘以保終歲。故智者憂盛危。明不敢奢侈也。古詩云。蠶事苦。女紅難。得新捐故。後必寒。斯言其可佩乎。續音豎。繅繭為絲也。

樊川子曰。吾嘗遊行四方。至於窮陬僻壤。而見困民焉。室敞多雨。釜破無糧。夏或棉著以當暑。冬則葛表而

冒霜。夜眠藉草。日起就陽。上無禦風之絮。下鮮蔽體之裳。毛豎身栗。氣微面蒼。常科跣而走野。更裸裎以擔囊。稚子襖僅及腹。婦人衣不遮腔。或踵決而指露。或脛裂而膚僵。求尺布之不得。敢寸絲之是望。紡績終朝而無服。蠶桑卒歲而鮮妝。因無福澤之積。故有凍窮之傷。襲約者猶能處困。驟貧者何以自康。昔輕煖以華赫。今藍縷以淒涼。憶榮景之已過。悟鮮美之不長。彼富貴之何人。積文繡於千箱。宜前車之為鑒。亟戒靡以思防。季倫火浣以衣僕。子臧鶡冠而為妝。



昌宗朱錦以作襦。蔡京彩縑而充房。驕轉侈。侈轉狂。狂轉暴。暴轉亾。當撫己而恤人。勿獨煖而彼涼。人方痛其露體。我胡忍乎貯藏。若能出祕笥之一襟。可以濟比鄰之半鄉。休持奢心而快志。須取貧戶以自方。抱大道之在身。勝黼黻之輝煌。知布袍之可貴。樂綸羽之安祥。棄狐貉而不御。又何取乎鸚鵡。披雲霞以爲美。抑奚有於縑緗。願修身而正儀。必背盎而體光。養茲道德之羽翰。從吾蓬萊以徜徉。藍縷衣敞也。本作縑縷。縷音肅。屬皮可爲裘。靈璧先生曰。夫昔之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土宜。別墳

壤。民知耕種而五穀成熟焉。孟氏曰。五穀熟而民人育。所以遂生復性者。咸賴是也。且天之生之也。雨露以養之。風雷以鼓之。陰陽以達之。人之成之也。蚤夜以作之。胼胝以力之。寒暑以播之。五穀之熟。豈容易哉。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凡爲生民粒食計者。至切也。何得而輕褻之乎。夫凶歲穀少。固當珍重。而稔歲穀多。尤宜愛惜。何以言之。五穀者。人之所以養生也。天以此賜人。而人食其養。其戴天之恩。可無兢業哉。何世之人。貴金玉。賤五穀。遺秉而不知收。

者有矣。棄穽而不知斂者有矣。狼藉於場圃者有矣。委散於踐履者有矣。紅朽於倉困者有矣。污穢於糞壤者有矣。輕褻如斯。豈所以敬天乎。不敬天地。罪尚可言哉。及至凶年饑歲。有升珠而不能換斗粟者。易子以食。析骨以炊。餐草木。嚙泥土。蒙袂輯屨。貿貿風塵。枵然饑餒。莫延殘喘。五穀之重。為何如乎。而散棄五穀之罪。又何如乎。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嗚呼重哉。

乘音內。禾盈握也。從音遂。苗美好貌。履音巨。履別名。來。小麥。牟。大麥。

朗空子曰。吾聞之帝語曰。人處三才之大。體二氣之和。

得人形。生中土。不為易得。夫天運四時之元。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視五穀。厭舍絲麻。使農夫織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煖。又不恤其勞。曾無愛惜。此所以為天地所厭棄。神明所譴責也。近日地司岳瀆。皆列章上言。世人賤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勅太華之府。諭五穀之神。使種作不成。饑饉示罰。庶少懲其心。嗟乎。人受天養。而不愛重其物。惡尚可數哉。嘗見貴介之子。市井之夫。不識稼穡之艱難。袖手而食粟。擇美

求精。置麤糲而不顧。見黍羹麥飯者。未嘗不鄙而笑之。志意輕薄。比於無心散失者。其罪不加倍乎。抑思食為民命。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乎。凡在覆載之下。食天地之恩。可以翻然知敬。而肅然知感矣。何可為神明所譴責哉。懲音呈。忒也。戒也。糲同糲。音賴。米之始去糠者。備考讀若厲。

史搢臣曰。天生五穀以養民。不食則餓。缺之則死。每見高門巨室。田連廣陌。獲刈盈倉。視米穀為草芥。廚竈經年不一到。聽僕婢孩嫗。拋撒作踐。或溝廁白粲累粒。或几案餽穢成堆。略無禁忌。昔有一庵鄰於大宅。

寺僧常見溝中飯米流出。密用水淘淨。蒸曬一囤。不數年。而大宅緣事暴貧。僧人即以此飯餉之。大宅銜謝不已。後細詢。知為溝中物也。嗟悔無及。屢見暴殄五穀之人。或罹饑寒困厄。甚遭水火雷霆。此皆家長區置無方。以致無知。觸犯天怒。況農家三時力作。手足胼胝。昔云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豈可狼藉以視之乎。明理惜福之士。尚其體察於斯。刈音藝。割也。餽音搜。飯壞也。曬音篩。去聲。向日乾物也。罔音豚。上聲。同筴。織竹規以貯穀也。

靈璧先生曰。自飲食制。而烹飪之事備焉。蓋取諸鼎。亦

聖人頤養之道也。是烹宰也。爲祭祀則用。爲賓客則用。爲養老則用。豈以恣口腹哉。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禮節殺也。曾子曰。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以時節殺也。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此以仁節殺也。古之聖賢。其於牲牷禽鳥魚蟲之屬。其用之也。非得已也。是聖人之仁也。夫物之生也。其飛其走。其寢其訛。其潛其泳。各具性情。以樂其天。豈供人之烹宰哉。乃饗養之輩。肆其殘忍。或害數百命以佐一箸。或殺數十

生以備一席。甚乃設法以烹炙。用巧以調和。生解活剝。鹽浸火燔。食胎殺羔。鮓鱸燂雛。使彼眾生受無量痛苦。供我醉飽。不亦慘然毒乎。故聖人禁殺戒殺。而不能使世止殺者。亦勢之莫可如何也。乃於殺之之中。而示以不殺之意。故曰非得已也。夫上士忌殺。中士戒殺。下士好殺。忌殺者安仁。戒殺者利仁。好殺者悖仁。人苟日行善事。而殺業不戒。心何由仁。能不爲鬼神所笑乎。是故修行之士。必貴持齋。積善之家。先須戒殺。殺戒則心慈。心慈則平恕。平恕則萬物一體。

而道成德立矣。經曰：人不食一切眾生肉，亦無有殺害眾生者。肥甘之士，更何所藉口哉。徐音全。祭祀之生。鱸音倫。生切魚也。屬音潛。以湯脫毛也。

鶴控先生曰：嗜慾起於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節嗜慾者，必先飲食。飲食能節，則可以守戒。而去貪矣。古之有道者，食藜藿，甘粗糲，飲清泉，何有於珍羞美味哉。季世飲食之工，烹炮之巧，鑿奇搜異，心機百出，而縉紳之士，窮奢極欲，計其一宴，可當中人一家之產。巨富名商，席費數金，或至幾鎰。賓客在坐，不過一飽。腸胃有限，所容能幾。聊一下箸，入口領

味而已。且不及徧嘗也。其所餘者，冬則委置眾食，夏則腐朽糞土。不知殺眾生幾許性命，令眾生幾許痛楚。不知費囊中幾許財物，勞廚中幾許心力。可不念哉。夫周制祭祀，祇曰三鼎五鼎。毛詩享賓，祇曰四簋三爵。彼羅山珍而列海錯者，何暴殄之至乎。昔者何曾，日費萬錢，猶謂無下箸處。蓋多則厭，少則美。人之情也。亦足以見嗜慾之無盡也。故君子嚴為抑損焉。嗟乎，富者厭飫膏粱，貧者且甘糟糠而不足也。何不分盤內之棄餘，以濟終年而不知肉味者乎。何不分

七下之剩餐。以食枵腹而欲餓死者乎。何不分杯中  
之殘瀝。以飲骨立之老與病者乎。言念及此。仁人悲  
痛。節嗜慾以防己。簡甘旨以惜福。非庸德歟。然而難  
其人也。抑思食以果腹而已。胡必工也。烹以調濟而  
已。胡必巧也。味以佐食而已。胡必異也。制以適度而  
已。胡必奇也。傳曰。肉食者鄙。孟氏曰。飲食之人。則人  
賤之矣。士大夫弗從禮以示儉。乃嘉餽美饌。殘物損  
福。示子孫以奢靡之漸。至使沈湎乎酒肉之場。宴遊  
驕樂。蕩廢鮮終。何貽謀之不善哉。

藜音離。菜別名。藿音霍。豆  
菜也。幣音格。禽獸骨也。

朗空子曰。世人縱不能斷然絕肉。亦當省口腹之奉。節  
甘旨之費。不致失足於殺業中。則猶可以無大罪也。  
宜先以七不食爲戒。一曰。見殺不食。二曰。聞聲不食。  
三曰。特殺不食。四曰。胎雛殺不食。五曰。腹乳殺不食。  
六曰。巧烹不食。七曰。慘制不食。次以五放生爲事。一  
曰。人或饋生活者。可自放。二曰。物忽來依我者。可買  
放。三曰。見物之籠繫者。可勸放。四曰。墜水入網者。可  
救放。五曰。遇被噬擊者。可解放。初焉勉強。繼焉欣樂。  
久則自然。慈悲之心。勃然而生。養成仁人體段。則子

孫榮顯。福祿綏成。壽命延長。和氣所感。休哉盛哉。  
立化子曰。六畜之中。獨推牛功。用力最苦。耕種氣雄。秋  
夏疲勞。忍受雨風。開地作甘。播植稔種。既登場圃。尤  
瘁其躬。脫去糠粃。爲民飡饗。效死於眾。食草芘芘。伊  
惟牛兮。田畝勳庸。曷爲加害。試之以鋒。人不知憫。市  
以自供。立帝垂訓。警爾愚蒙。天律是禁。妄宰者凶。好  
食牛犬。必有厄窮。吁嗟犬兮。守門候烽。緊隨主人。義  
以始終。饑餓不變。性何其忠。人多反覆。頗媿犬風。鬻  
食烹剝。不義難容。功以殺報。仁者深恫。勉守茲戒。上

對蒼穹。

種音六。種音童。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種。芘音蓬。草叢生也。鬻音鑿。塊割也。

史稽臣曰。戒食耕牛。守犬之文。連篇累牘。皆前人淑世  
婆心。食者漫不省悟。如其當食。朝廷何以嚴私宰  
之令。如其當食。牢獄二字。何以獨從牛犬。可見食牛  
犬者。乃不免於牢獄之一徵焉。若以物爲無知。試看  
射鳥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犬者。鳴鞭行  
市。則一市之犬皆噪。牛入宰劊之肆。知爲受死之地。  
卽屈膝流淚。猶謂物爲無知。因果報應。盡屬渺茫乎。  
卽以牛犬之有功於人世論之。萬萬不當食也。若人

明知其功而故食之。則是辜恩負義之事。無不可為矣。嗶音號。咆也。劓音膾。斲也。又音括。義同。

又曰。上帝好生。為善莫如戒殺。近時有等戒殺之家。僕從每買活魚。則曰戒殺。魚或稍宿。又曰不鮮。僕知其意旨。乃殺而進之。每遇秋月。則於親友前。艷羨肥蟹。又以戒殺為辭。親友知其諷已。遂熟而餽之。若在事業隆盛之際。人皆投其所好。終日食蟹。較於不戒殺之家。其殺愈多。此為戒殺乎。不戒殺乎。且自己不殺。使人殺之。意欲善歸於己。罪歸於人。其心更不可問。

矣。戒殺者。當以此為戒。

又曰。戒殺放生。乃行善之大端。人止知放其生。而不為謀其食。此放與不放同。如遊魚而縱之淵。飛鳥而投之林。各遂其生。夫復何憾。至若六畜。原依人食。一到放生之地。便入餓鬼城中。如今之放生禪林。未必盡屬有餘。僧眾嗷嗷。自顧不敷。何暇分及禽獸。且既名放生。各處送來。不便拒絕。以致千百成羣。糠粃不給。饑餓叫號。有餓急而復吞自解之糞者。好善之家。當於此留心。其功德亦可與賑饑等。若放生魚蟹。不歸



諸江河。而蓄之。死水。係不為無賴。所復取耶。王季重先生詩云。一自囚紅水。何年赴碧浪。本為放生名。反得速死謫。信不誣也。噉音熬。眾口愁也。乾音乾。糠乾。米未也。賑音振。舉救也。與振通。

文中子曰。天地好生。春溫爰首四序。佛仙戒殺。慈悲聿運三途。半指探湯。護持失色。微膚遇蠱。嚙咋驚心。既有身軀。必然知痛。雖無告語。亦自含冤。化褐衣而入夢。宛矣貪生。過市肆而銜裳。嗟哉懼死。乃有割雞屠狗。任刀末作生涯。炮鱉烹魚。倚湯燻為事業。血盎和淚。臥牛羊。慘傷可念。烈鼎揚雷。驅鱸鮓。糜爛堪憐。斷

其喉。瀝其血。較瘦量肥。鏹其心。伐其毛。分肢解節。厲刃鋒。笑向罽籠。施毒手。魄魂殫。泣來庖肆。暗傷情。億萬螺蝦之命。僅充一筵。百千蚌蛤之身。祇供雙箸。佳辰誕節。何為戮及眾生。吉席襄年。遂爾災貽物類。日積月累。水族陸族。骨如山。子繼孫承。羽蟲毛蟲。膏若海。專喜活食為鮮。忍看刀尖血赤。唯恐死煮少味。快聞釜底聲。剉胎誅雛。恬不為怪。殺羔醢鮪。習以成風。人人鷹鷂。家家屠伯。酷何如其。慘莫如之。雖有賓客之歡。通衢可市。即當祖宗之祀。鸞刀無加。培

天地之和。養仁厚之心。滅殺孽之慘。解冤愆之結。用布金石。告諸善人。

蔓音叙去聲。券音音。唯音責。皆齧也。益昂去聲。益也。獨音眷。響也。鱸音海。大魚。鮪音委。小魚。鮪音而。魚子名。

妙華子曰。貧賤之士。志欲行仁。而無力之可給。則莫急於戒殺矣。夫殺生罪報。如古今書史所載。吾輩目見耳聞。明明不爽。而決意不信者固多。半信半疑者亦不少。無他。一以快口在享用之時。報應在形聲之外也。一以目前權且受用。禁戒欲待來年也。我今勸人勿殺者。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大眾於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眾生。逃竄飛避。投

冥入隙。悵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吾人畏怖王法。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眾生。黨類相憐。棲喙相企。如割一雞。則眾雞相啼。屠一豬。則羣豬不食。與吾人被執向官。舉家徬徨。或當灰別。六親踊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眾生。臨釜被刃。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吾人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乍離。逆眼動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曾觀。即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即今請斷。且

不但戒在庖廚。凡所遇見一切蟲鳥物類。不得故加殘害。觀其顛危。卽爲援救。常存愛物之仁。不起殺業之念。久久充滿周圓。慈悲體足。其德曷可量哉。掣音微。牽曳也。

積德類

靈璧先生曰。有於身心者爲德。發於事業者爲功。積者。漸而不已。從微至著。從內至外也。累者。進而有加。由小及大。由近及遠也。德之類四。有陽德。有陰德。有內德。有外德。何謂陽德。勉眾善以爲倡。著千言以輔教。行己必正。處人必公。忠以事君。孝以事親。是陽德也。

何謂陰德。濟其事。不必明其惠。救其惠。不必居其功。導人之善。而我不有。成人之美。而人不知。行之於窈窕冥冥之中。勵之於弗見弗聞之地。是陰德也。何謂內德。心心天理。念念公平。敬人愛人。祛私除欲。一毫之欺不敢萌。半點之邪不敢起。是內德也。何謂外德。履中蹈和。山立時行。正衣冠。尊瞻視。非禮勿動。非義必飭。是外德也。功之類三。有廟廊功。有士庶功。有教門功。何謂廟廊功。誅邪逐貪。興利除害。明冤辨枉。庇民福國。勤事盡職。是廟廊功也。何謂士庶功。排難解

紛。施貧恤災。力所能爲者。必行事所可全者。必濟。口  
出勸善之言。身存忠厚之道。是士庶功也。何謂教門  
功。莊嚴廟像。印造經典。度鬼放生。諷經懺罪。捐貲說  
法。是教門功也。凡此數者。或在己。或在人。無時不有。  
無事不存。日積月累。德何患不崇。功何患不大哉。但  
人不冝勉。巨者以爲不能爲。微者以爲不足爲。因循  
歲月。浪度光陰。無善足錄。豈真德功之難哉。人自失  
之耳。吁。可慨夫。祛音區。遣也。貴音資。財也。

鶴控先生曰。夫人之得爲聖賢者。非生而然也。蓋有積

累之功焉。由有恆而至於善人。由善人而至於君子。  
由君子而至於聖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是  
故上達之士。有進靡已。修德行功。愈久愈堅。愈行愈  
力。則所積必厚。所累必高。庶幾乎其有成也。孟子曰。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積德累功者。當求其熟焉。  
孔子不云乎。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  
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積累之功。貴進。賤止。進。則未  
至之境。皆可臻。止。則前日之功。皆已墮。由此觀之。積  
德而有惰心。累功而有驕志。半途而廢。烏在其能熟。

哉。功德不至成熟。雖五穀之美種。不如萁稗。亦可惜矣。世之積德累功。有志爲善者。或數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往往多倦焉。夫此一念之倦。卽善心止息之時也。善心而有止息。則此時之心。何心耶。故君子善心之生。始則充長之。繼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後有日增月長之益。則由有恆。至於善人。君子聖人而不難。天下不患無善人。君子而患無有恆之人。人有恆心。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雖薄厚高明之業。咸從此出矣。功德豈可量哉。第德功之

事有難易。有大小。有本末。有遠近。畏難而就易。避大而趨小。舍本而逐末。遺遠而圖近。此俗士之所爲也。故其善之就。不足以成德。功之立。不足以感人。天下所以多爲善之人。而不多見其報之美者。無他。積累之功未實也。夫天下虛德多。而實德寡。虛功多。而實功寡。虛德不可以稱德。虛功不可以爲功。此又積德累功之大眼目也。惟本之以有恆。行之以實事。積累既久。呼吸與天通矣。豈誣也哉。

又曰。積德累功。其事不容殫述。而皆本之以一心。故繼

之曰慈心於物。欲人知所重也。大德美功。慈心之運用也。非慈心。則內無其德矣。非慈心。則外無其功矣。積德累功者。必先全此慈心。慈心全。則視人由己。而後有萬物一體之懷。如禹之八載胼胝。尹之納溝爲耻。文之視民如傷。孔之斯人是與。皆此心之仁。實有以悲憫乎天下。乃能仁民愛物。功德之盛。以至於斯也。古之大聖大賢大仙大佛。無非具此慈心而已。故諸天寶誥曰。大慈大悲。曰大悲大願。未有離此心者也。若人有志聖賢仙佛。亟亟覓此慈心。漏育長發。以

爲功德之本。凡所見聞。悉發慈心。凡所施措。悉根慈心。則德皆實德。功皆實功。聖賢仙佛。其在斯歟。夫人特患無此慈心耳。苟具此慈心。雖匹夫之微。隨其力之所到。於人必有所濟。何也。所願在是。不覺其途之出也。大而人民。小而物類。體之無間。一視同仁。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君子之不忍也。於犬馬猶然。而況於同類乎。則其慈心之運用。又可知矣。

三星子曰。富貴之人。天下有幾哉。大抵多中人家耳。如

必富貴者。而後德可積。功可累。將天下貧賤者。皆無與於德功之事乎。此其人。執博濟之見。而不知爲仁之方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大哉言乎。昔有問蓮池大師者曰。欲爲善。無力奈何。師曰。如此坐傾欹而正之。無使躓跌。卽謂之善。諸如此類。易知簡行。奚必富貴人哉。惟於難舍處能舍。易忽處不忽。斯得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記曰。蛾子時述之。由是觀之。善固貴積累。而積累亦不難也。了凡曰。隨緣濟眾。其類至繁約。

言其綱。大略有十。一曰。與人爲善。二曰。愛敬存心。三曰。成人之美。四曰。勸人行善。五曰。濟人危急。六曰。興建大利。七曰。護持正法。八曰。尊重長上。九曰。捨財作福。十曰。愛惜物命。凡茲十略。苟實心誠念。行之至切。則微足敵巨。少足敵多。如宋郊之渡蟻也。叔敖之埋蛇也。古德之憐蛾也。茂叔之畱草也。子瞻之饑蛤也。韓康之施藥也。薩翁之煉食也。何論貴賤。何論貧富。人人行得。處處遇得。但要恆久。遇時莫放過。德自可積。而功自可累矣。何必發財巨萬。恩遍天壤。澤及蟲

魚而後謂之功德哉。惜人多自阻。藉口無貲。而諉力不前耳。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殆今人之通病歟。

躡音志。行礙失足也。蛤音閣。海中介物。薩音撒。人姓。

靈璧先生曰。施與之事。有形有迹。可見可聞。故其爲功也甚速。天下貧寒之士。雖有善念。難於達行。則其德終遜。施與者一籌耳。使中有善念矣。而又得以所存之善念出。而見諸行事。功德不幾什伯哉。第患行善功者。不本於歡忻。則其中無真慈悲。而分數亦減。故旣觀其外。又觀其內。內外皆誠。功德乃大。感應始速。

若行事盡美。而又本於真實慈悲之心。無所矯飾。無所期望。不二不違。其功未有不速者也。苟心不符事。事不從心。如剪綵之花。望其結果。不亦難乎。卽曰博施濟眾。聖人猶難。然隨分施仁。無往非善。但勿以輾轉徘徊之念。叅之。方爲鬼神所錄耳。世有施與者。須發至誠。愈久愈堅。愈習愈樂。天人交感。其報也可立待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其斯之謂乎。

輾音展。轉之反也。郵音由。驛也。置亦驛也。

又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而惻隱之心。觸處發現。若世



人陷溺之欲。良心蒙蔽。同類顛連。不遑加恤。閒有以手援溺者。亦百中一二。於人如此。而異類又可知矣。故刳胎夭卵。視若尋常。湯鑊油鎗。安然自用。慈心牯。亾。噬及同類。豈非積漸使然乎。至如梁武帝麩代犧。牲。而殺伐無寧晷。王安石庭活數魚。而流亾日載道。恩及禽獸。功忘百姓。倒施逆行。沽博虛名。此孟子之所以太息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善推所爲。仁道成矣。雖然。猶有說。劉邵曰。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見可憐。則流涕。

將分與。則吝嗇。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恐懼。是仁而不恤者。慈而不仁者。恠奪之也。仁而不恤者。懼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恠。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能用其慈。則仁斯行。善用其恤。則仁斯成。文子曰。仁者。積恩之證也。慈。祥愷悌。常懷不忍。何分人物之異哉。民吾胞。物吾與。盡其心。斯謂之仁。積德累功者。首及慈心。慈者。仁也。仁者。元善之長。立人之道也。君子所當先加培養也。文中子曰。修道之士。以功德爲先資。但今人所謂功德。

者。不過略捐餘財。行些小惠。便侈然自謂功德矣。何所見之不廣哉。夫能捐餘財。較彼錙銖吝守者。固霄壤矣。若謂善行圓滿。誠自畫也。世傳文佛。曾以血養蚊。肉養鷹。總見得自身肉血。且可布施。而況財物乎。真心作功德者。當下要打破一箇吝字。彌天亘地。大施經濟之術。實實落落。做番好事。忘身忘家。只有慈悲作主。如此行去。自有天仙把臂。白日飛昇。但要世人信得真。便是道緣深重。天福淵弘者也。或曰。財物資以養生。若施濟太過。恐妨家計。奈何。此非正見也。

夫千金之子。萬金之家。只怕不肖動真慈悲。若發真心。實行功德。只做到一半之費。便自驚天動地。鬼神拱手。卽有不測奇驗。何愁費盡。但存打點。便是吝心不除。善功便減。世非無好善者。好道者。初心勇猛。說到財物耗費時。興便索然。遂生退心。往往不得圓滿。誠可惜也。只因一點吝心。誤却多少好因。安得輕財重道者。而與之言功德耶。良鑑音獲。搗金屬有耳。足。畧音軌。日影之差度。

碧虛子曰。予嘗閱釋經。而知施與之道焉。其言曰。施有四法。不得上乘妙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

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三事。一先多發心。後則少焉。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旣行施已。心生悔恨。此皆無益於功德者也。又曰。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是假名施。又有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不名義施。又有作諸福業。惟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此名顛倒作善。癡狂修福。皆人之切病也。予願施與之士。真破慳貪。真存慈悲。重

義輕財。觸處卽行。自有顯報也。昔人從施與中。成佛成仙。爲富爲貴者。何可勝數也。好施者。當於茲更加

意焉。

訶音阿。大言而怒也。怖音布。畏恐也。觸音充。入聲。抵也。

朱卓月曰。儒家言報施。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眾生恐懼時。吾安慰之。或教之脫離。使無畏心。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

存濟物之心。或孝養父母。或忠誠事上。或仁慈安眾。凡一言一語。一動一止。必期有益。勿使有所損害。乃布施也。所為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

靈璧先生曰。積德累功。非可以數大事了得。若是可名種德。非積累之謂也。積累者。日進月益。有加無已。凡有利於人者。則為之。凡有不利於人者。則去之。事無大小。心自無窮。盡我心力。功德無量。

妙虛子曰。積德累功者。心有十戒。一曰慳心。二曰貪心。

三曰褊心。四曰怠心。五曰躁心。六曰競心。七曰如心。八曰欺心。九曰傲心。十曰放心。

文中子曰。積德累功者。事有八勿。一曰勿期效。二曰勿市恩。三曰勿責報。四曰勿憚勞。五曰勿囿俗。六曰勿謀婦。七曰勿文飾。八曰勿因循。

雲陽子曰。積德累功者。有三不可忽。微事細行不可忽。私居燕處不可忽。應接貧賤不可忽。

沙丘子曰。積德累功者。有四關。一曰言關。要緊。二曰慾關。要塞。三曰人關。要破。四曰利關。要閉。

碧虛子曰。作善事者。要明輕重大小本末先後之理。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定而不可易也。今世不乏作善功者。何以市中疲癯殘疾號叫之人。未見有歲給石米而活其生者。而何放螺鰕者之紛紛耶。豈以救人費多。而救物費小耶。作功德尚求便宜為之耶。吾請問之作功德者。疲音皮。勞力乏也。瘡音隆。罷病也。

天隨先生曰。貧賤人欲作功德。苦無資財。固是不幸。遂因而退轉。仍是見理未透。夫不能施者。莫若持戒。我戒毀言。則人得清淨。我戒瞋怒。則人得和樂。我戒橫

取。則人得保守。我戒挑逗。則人得安常。我戒邪色。則人得完名。我戒爭競。則人得順暢。即此自治處。便是以福惠施人也。否則縱能布施幾人。而語言行事之中。或損及者眾。得不償失。准折消算。其何能濟耶。陳舉曰。為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殄天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隱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

朱卓月曰。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

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騭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慎。

人有糾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遇橋乘渡。無有踈虞。皆所獲福也。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

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

兒孫。

卒同猝。倉猝。急遽也。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底。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底。變得不好。

平民官種德施惠。便是無位底公相。士大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底乞人。

聰明本是陰騭助。陰騭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騭使聰明。

聰明反被聰明悞。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底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底君子。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騭方便之事。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卽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鬼神亦必默佑。若暗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

利濟類

靈璧先生曰。覆載之恩。有如天地者乎。天地以無心施之。而未嘗求人之報者。其量大也。鞠育之恩。有如父母者乎。父母以固然施之。而未嘗求子之報者。其愛真也。今人在己之量。旣小。其愛人也。又不能真。欲其不責報。蓋亦難矣。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君子之心。當如是耳。夫君子仁德渾全。觸處流通。人有饑寒。憫其饑寒而濟之。濟之而心安矣。不計其人之感不感也。人有患難。隱其患難而救之。救之而心慰矣。不

計其人之德。我不德我也。人有困塞。哀其困塞而扶之。扶之而心快矣。不計其人之忘我。不念我也。君子亦求自盡其心而已。報何足云。脫我責報。而報不來。則心必銜之。銜久成怨。背後責之。人前歎之。致使其人聞之。而反生怨尤。詩云。念我大德。思我小怨。職此故也。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斯得之矣。鞠音菊。育養也。慰音畏。安也。

又曰。慷慨而行義者。易。靜息而樂善者。難。是故千乘之國。可讓。而簞豆未免。見色也。萬金之璧。可碎。而破釜

未免失聲也。當仁之所感。義之所形。情之所觸。雖極慳吝者。不能無與人之一時也。及事過而情遷。因悔其輕諾浪擲者。有之矣。此不過一時之豪舉。非實有樂善之懷。愛人之志也。烏足重哉。苟真有樂善之懷。愛人之志。雖一食之食。一縷之衣。一紙之鈔。皆實也。如不出於樂善之懷。愛人之志。卽捐金珠。罄廩倉。焚契券。皆名也。爲善無他。視乎心之誠。僞而已。心之誠者。飽人饑已。不悔也。燠人寒已。不悔也。益人損已。不悔也。如是之謂實心之僞者。捐金珠。所以追名也。罄



厥倉所以追報也。焚契券所以追福也。如是之謂名。夫事跡易見而心思難知。故人指為善而不必獲福者。其念未真也。追悔二字是遡源探本。窮極徹底之論。神明伺察正在此處。苟一念之差。功亦非功。為善者須盡屏習心。毋使滋蔓。謹凜幽獨。始終如一。則聖賢之流亞矣。縷音呂。絲麻之縷也。鈔音抄。去聲。楮貨名。蔓音曼。蔓延也。

松風子踞石床。瞑目寂坐。惺惺子進問曰。天下眾生。日思報怨。不知報德。予甚惡之。松風子曰。微怨足以殺身。大德不能致悅。君子知此。故戒慎之。曰。德固宜施。

嘗見人有少小愛養而壯長去之者。有饑則依人。飽則颺去者。施恩至此。似亦無聊。曰。我之養之。原欲其壯而能去。飽而能颺也。去焉颺焉。吾事畢矣。何不平焉。曰。又有一等養虎鬻羊。畜狸食雞。勾引外惡。吞噬恩德。或蹂躪其地方。或戕虐其鄉里。尚有人心耶。曰。養虎畜狸之害。亦有二說焉。一則始勤後怠。恩德不終。怨由是生。一則因循委靡。不能待以禮法。服以人情。緘默初機。釀成驕縱。而德亦忘之。故曰。施恩易成。恩難智者兢兢焉。曰。人情無厭。施亦易竭。百求百與。

不以為惠。一求不與。便以為怨。其又何以處此。曰。求不無因。與亦有道。酌乎義。中乎情。縱遇薄人。而我處不惠。不怨之間。是善全之術也。曰。施恩直報。猶可言也。施恩怨報。不可言也。若要渾忘。恐非人情乎。曰。人之沾恩者。大抵皆親戚朋友之類也。則以富濟貧。以智佐愚。以力扶弱。理固然也。苟恩形於口。德形於色。反覺器小之可憎。不覺德大之可感矣。渾忘正是人情。豈容矯歟。曰。恩施怨報。想亦有以致之乎。曰。然。今之與人者。豕以交之。獸以畜之。又或施不中款。與不

濟事甚則力半而止。挾恩而使彼自謂德。不知人且以為怨也。曰。然則施恩有如是之難乎。曰。常愛常敬。勿愆勿絕。務德以醉其心。何難之有。曰。噫。先生之言至矣。請紀諸篇。惺音星。悟也。颺音揚。飛颺也。狸音離。野貓。蹂音柔。感踐也。躡音吝。輒也。

三星子曰。求報之心。最足退人善念。蓋求報不獲。則必曰。人不足救也。恩不足施也。某某如此。他事可知矣。噫。積德之人。方且陰以行之。不務人知。惟冀天鑒。何言報乎。吾知求報之人。皆義襲而取者耳。不足重也。惟不言報者。其量弘。其德真。其心純。其積厚。昔韓公

為益州路安撫使。拯拯饑民。所活一百九十八萬。富  
 公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東京。公勸民出粟  
 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救殍者。且括公私閒舍十餘  
 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施恩如二公者。豈求報乎  
 修德者。可以為師矣。採同救。本音居貯。音除上聲。積也。

玉溪子曰。濟之時。義大矣哉。損己而益人。殷殷一念。出  
 於血誠。非真樂善者。何能如是乎。然博施濟眾。聖人  
 猶難。何況中材下乎。第濟者物也。所以濟者心也。不  
 必問多寡也。大小也。遠近也。但隨事隨心。有感斯應。

焉已耳。吾見若窮。阨僻巷。甕無宿糧。婦歎兒啼。冬衣  
 葛絺。晝炊草種。夜眠炭燧。吾則加意惠懷。給濟資財。  
 吾見若事勢倥偬。心神殞殞。骨肉猜嫌。聲名退損。眾  
 毀難支。傾若墜陴。吾則排難解紛。白疑釋忿。吾見若  
 鰥寡孤獨。惇惇逐逐。倚賴無人。災眚並侵。晨昏匱乏。  
 惡少凌辱。吾則悲閔護持。調養問咨。吾見若桎梏枉  
 拘。囹圄冤繻。生無途路。苦無控訴。疾病羸尪。呻吟徬  
 徨。吾則躬為除棘。開其罪畫。吾則授藥投丸。遺甘饋  
 嚮。吾見若遠鄉失志。窮鞫無恃。夢寐憂病。耳目無視。

長途饑伯暮征迷客。吾則指示生方。導引自強。吾則執飲捧食。溫慰信宿。吾見若恩愛睽離。市子別妻。強豪索逋。胥役逮捕。老幼嗷嗷。鄰里囂囂。吾則分餘而資。竭蹶而持。啓廸而示。吾見若潦倒失業。居處失節。器物傾崎。言談詬訛。進不能前。退不獲願。吾則陳說為勦。整頓為匡。規畫為方。濟固不徒貨財也哉。則濟以才。濟以力。濟以德。濟以事。濟以言。濟以物。濟以心。凡此皆濟也。濟之時義大矣哉。

燿同烘。燿音屋。心亂。亂通作。燿。音民。岸旁欲墮者。憚音。憂也。餘見下。

靈璧先生曰。今人之親黨。餽遺而往來已耳。今人之朋

友杯酒宴樂已耳。平時則比暱親厚。人人熱腸語語。義氣一旦有事。則富者匿其貲。惟恐其我貸也。勢者吝其力。惟恐其我勞也。向日之熱腸。冷然如冰矣。向日之義氣。弛然如韋矣。何論行道悠悠。即屬在姻黨。而莫有一顧焉。縱有好善者。流祇為建寺施僧。諷經設法之費。以徼禔福。而親朋之間。錙銖較量。抑何比也。夫人值困阨。如涸澤之龍蛇。沮洳之鰕魚。前無可進。後無可退。呼天莫應。籲地無聞。父子目送。夫婦決絕。搖尾乞憐。鼓鬣待拯。倘有力者。出諸泥塗之中。

而全其骨肉德何如哉。雖天下大矣。生民眾矣。不及徧愛。凡目之所觸。身之所接。情之所聯。誼之所屬者。度我之力。用愛推恩。全人髮膚。保人父子。予人恩惠。活人性命。周人顛沛。吾即謂之英雄。謂之聖賢。謂之仙佛也。已。

延音汪。瘠病窮。窮處也。病音丙。多寐也。盡音險。傷痛也。話說音占。琴言不正也。洞音鶴。水竭也。沮如音疽。如。水浸下溼之地。

又曰。孔子千古大聖人也。其言志云。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便見覆幬持載氣象。孟子千古大賢人也。其論治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是民胞物與胸襟。脫天下老幼得所。聖賢之心慰。而天下

之治成矣。於戲重哉。八口之家。終日營營。求升斗之粟。丈尺之布。上以養老。下以育幼。人心如此。我意亦然。奈何豪勢之人。視老如奴僕。頤指而氣使之矣。視幼如草菅。蹂躪而摧殘之矣。苟非有天地父母之肝腸。安能致敬致愛。婉曲深摯。以及他人之父兄子弟哉。且此真實之念。存之則仁心也。行之則仁政也。古聖先賢救世安民用此道也。嗟今之人。堂上父母尚不知敬。而伯叔之際。無論矣。家中子姪。尚不知愛。而鄉里之間。又無論矣。夫老不敬者。謂之賊。幼不懷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人多惡之。而況於天乎。況於鬼神乎。嘗見敬老之人多獲祺壽。懷幼之人多生子孫。予每驗之。無他。志氣所感而應之者至也。記曰。敬老為其近於父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敬親者烏得不敬人之親。愛子者烏得不愛人之子。此亦足見孝子仁人之用心也。歟。頤音夷。頤也。頤指。但動頤以指麾也。菅音姦。茅屬。

又曰。死喪之事。凶之至也。昔者君子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然此猶文也。情也。所以憫之者。有實事焉。何以言之。人情之至。莫若骨肉。骨肉之

變。莫若死喪。當是時也。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將欲及。死彼其之子。疾首蹙頞。貌瘁神昏。飲食不入口。寢興不適體。形毀骨立。思慮咸亂。衣衾棺槨。賴人成之。衰麻辟踊。賴人扶之。聞者悽入心脾。見者僭動顏色。古云。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巷不歌。其斯之謂乎。僭同。

鶴控先生曰。吾聞之。呂生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

慮所及。雖有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必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器。將葬則助其事。其送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袒而贈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矣。凡此皆禮也。言其常也。進而推之。則有少喪其親者。老喪其子者。中年而喪匹偶者。比肩而喪兄弟者。浪迹而喪他鄉者。其可憫也尤甚。夫齠齡之

子。嬌而不諳事。弱而不勝任。俯仰怙恃。恆倚椿萱。衣食提攜。必需父母。一旦罹凶。進無所恃。退無所依。此少喪其親者之可憫也。耄耆之年。應酬必待強嗣。寒溫必恃健兒。承家服勞。娛老傳後。咸曰幸哉有子。如此也。一旦罹凶。曷以慰晨昏。曷以寄身命。此老喪其子者之可憫也。鸞鏡合矣。鳳瑟和矣。外庭有主。中饋有人。慶瓜瓞。誦磨趾。方且有關關喈喈之樂。一旦罹凶。則絃絕也。釵分也。虛幌生風。孤衾照月。何其悲乎。此中年而喪匹偶者之可憫也。急急難禦。外侮朝夕。

聚首。燕安同心。前行後隨。此唱彼和。至樂也。一旦罹  
 凶。則雁行中斷。墳篋不復吹矣。獨行踽踽。傷如之何。  
 此比肩而喪。兄弟者之可憫也。或羈身宦途。或寄踪  
 異域。薄糈苟且安家。末技聊為餬口。一旦罹凶。貲不  
 足以歸柩。貧不能就窀穸。夢斷雲山。魂飄江海。草木  
 如咽。風日生悲。此浪跡而喪他鄉者之可憫也。事既  
 異常。動人哀矜。不且十倍哉。苟能有心。則為治其事。  
 以襄之。糾其物以助之。慰其情以安之。凡此皆仁也。  
 又其變也。夫變者。人或知憫。至若父母之喪。人生大

變。乃曰天年之盡。視為固然。何其戾也。孟子曰。養生  
 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何今之人。以  
 斂葬為故事。以弔祭為儀文。主既無哀痛之心。客寧  
 有慘淡之色。乃飲酒張樂。演劇娛賓。相習而莫知其  
 非。此又末俗之頹風。可為浩歎者矣。贈音奉。致喪助也。履音  
 埤。爪。陟。喻子孫承嗣也。  
 鹿門先生曰。以危較急。其事愈迫。其情愈慚矣。夫濟人  
 之急。力猶易也。如急在疾病。則藥餌焉耳。急則死喪。  
 則後事焉耳。急在饑寒。則衣食焉耳。急在婚嫁。則妝  
 奩焉耳。他如一物之乏。一時之缺。捐貲而與之焉耳。



所費不過數金數十金而止。慷慨者尚能爲之。非必用全副之精神。畢生之才智也。嘗見忠貞之臣。有若觸君怒者。有若被讒毀者。有若遭誣罔者。誰肯批逆鱗而履虎尾乎。誠能不計利害。不避艱險。不畏眾忌。不惜財力。挺身而救之。以官爵易人性命。以萬金贖人。死罪。非剛腸男子。血性丈夫。烏足語此。明庭之上。茲事最多。茲事最大。此立朝者所當勉也。至如鄉里之間。有無辜之禍。或爲奸滑所害。或爲仇敵所牽。或爲富豪所陷。身入狴犴。傾及身家。罪及妻孥。苟可用

力。摩頂放踵以救之。可也。又如江湖之險。山谷之峻。水火之災。兵戈之域。盜賊之場。流離之境。皆危也。或救之於未事之前。或救之於既事之後。豈非仁哉。雖然。倉卒之危。如孺子入井。人能救之。良心之所觸。不暇他有所計也。惟發於宮府。見於獄訟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全副之精神。必不能久且堅也。非畢生之才智。必不能細且周也。是故無氣者。不足以救人。無膽者。不足以救人。無識者。不足以救人。無才者。不足以救人。然人亦特患其無真至之情耳。脫有真至

之情則氣可以生膽。膽可以生識。識可以生才。於以救人。豈難哉。此又非捐一財助一物之區區。可以塞責也。故吾於斯事。甚有望於至情之人焉。狴音皮。上聲。狴音岸。獄也。靈壁先生曰。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夫曰寡。然有父歿。母醮。受養叔伯者。有父歿。母居。而孤寡共處者。約略其苦。大抵富家有九。貧家有六。試先言富家者。賓客離散。門庭冷落。饋送少甘。邀盼無人。苦一。田園雖在。子粒難徵。親戚覬覦。宗黨侵漁。苦二。豪僕恣縱。猾佃逋欠。科派從重。分給從輕。苦三。市物誰倩。辦事孰親。

饒則招忌。乏則莫告。苦四。無生息入。有坐弛費。蠅聲易滋。虎視常眾。苦五。事齊失楚。甲嗔乙怒。行多掣肘。言莫控訴。苦六。酬博誘引。蕩廢貲財。時事未諳。人情不識。苦七。疾病自憐。形影自弔。處處吞聲。時時忍氣。苦八。叔伯輕肥。孤嫠羸癯。勞同廝役。艱苦流亾。苦九。試再言貧家者。甕無宿糧。廚有冷竈。稱貸向誰。提攜無賴。苦一。強鄰詈詬。親族契濶。身受摧排。心含荼苦。苦二。耕耘既弱。擔負難勝。奔走道途。伺候人顏。苦三。四時窘急。八節淒涼。東西莫辨。秋夏難支。苦四。外無

庸行錄 卷之五  
依倚。內有老病。面鰲肌瘦。心灰眼穿。苦五。幼逐人行。愁歸隅泣。丁糧十倍。給詐千方。苦六。嗚呼。孤寡之人。最堪憐憫。仁人用心。宜加矜恤。強悍或凌。則爲伸大。義以攻之。可也。宗族或欺。則爲稱仁厚。以動之。可也。貧困。則周濟之。可也。患難。則保護之。可也。愁苦。則寬慰之。可也。籌則代之。可也。失則教之。可也。過則原之。可也。利則公之。可也。費則免之。可也。不忍之心。惻惻真誠。岳重洋深。眞足格上帝於九天。感鬼神於三界。豈曰小惠云哉。發音離。無夫也。詬音構。耻也。契音竭。疎開也。茶音徒。苦菜。鰲音離。面垢黑。

又曰。天下營營然。所知者利而已矣。苟可以得利。則爲之耳。雖喪其心。損其德。不顧也。有人焉。稚幼失怙。我見其見其可矜。彼以爲可取也。有人焉。中途失天。我見其可哀。彼以爲可欺也。念彼情事。莫如孤寡矣。夫孤寡之人。其身最弱也。弱則可以圖其所欲圖。其心最蒙也。蒙則可以爲其所欲爲。於是良田美室。受侵占之苦。租庸失調。受詭派之苦。貨財器用。受騙詐之苦。動作行事。受驅虐之苦。言語顏色。受忤辱之苦。至若貧而無財者。或受凌身之苦。富而有貲者。或受逼節之

苦窮民無告。孰有如孤寡者哉。於此而不動心憐憫。反加擾害。則惻隱之良絕矣。嗟乎。人無惻隱。將與禽獸不遠矣。人而至於禽獸。其心鬼神之司。有不奪其紀算。削其衣食。殃其子孫。敗其家業者哉。詩曰。嗚矣富人。哀此熒獨。殆謂是歟。稚音治。幼也。嗚音歌。上聲。可也。熒音瓊。憂也。本作慄。天隨先生曰。余觀人家子孫。慧者須十五六歲。始能主持門戶。其純必二十餘。方能自立。前此身為孤子。襁褓堪哀。總非可念。棗梨是覓。東西莫辨。熒熒顧影。伊誰救援。苟家富饒。猶可言也。至如構災罹禍。驟及喪

亾。內無可恃之貲財。外無可倚之親戚。嗚呼。孤子。何以當此。又如羈踪異地。失恃他鄉。無尺土一椽之依棲。無半面全誼之故舊。仰給何人。欲訴無門。嗚呼。孤子。何以度此。凡茲苦境。目遇之而淚落。耳聽之而心傷。而況在親戚之屬。朋友之閒乎。則饑可推食。寒可解衣。一念惻隱。不可磨滅。此聖賢之至德。亦英雄之本色也。如彼有家有人者。必勸勉鼓舞。使恩養撫摩。時時顧念。苟無家無人者。亦必育之教之。男不失業。女不失歸。即己力不能。必為區處良法。務盡己心。俾

無凍餒。誠能若是。則清夜之時。幽獨之中。自有一段浩然之氣。勃勃欣欣。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如何。夫親戚朋友。尚多不忍。而況骨肉之間乎。倘兄弟姊妹。不幸早逝。孤幼盈傍。淒慘滿目。淚觸中腸。食幾難咽。將分甘給美。憐愛提攜。又當何如耶。區區財物。忍自私焉。卅音慣。束髮如兩角貌。羈音雞。旅寓也。寄也。

史檮臣曰。語云。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凡事宜然。獨託孤爲最。夫託孤一節。良非小可。人至臨危。見嬌妻幼子。牽衣號泣。當肝腸碎裂。生灰離別之時。無可奈

何。惟有思想託孤一著。從至親厚友中。默籌再四。擇素所欽服者。以身後之事託之。妻子跪拜於榻前。病人垂淚於枕上。滿腔心緒。無限衷情。口欲言而不忍言。目欲視而不忍視。哽咽許久。勉強分付。此時此際。聞者傷心。見者慘目。豈比尋常屬託哉。每見受託之人。未必盡非不當。惟患始勤終怠。多有能讀書者。雖延師而不考功課。能經營者。雖貿易而任其佚遊。或聽小人讒謫。或信婦女挑唆。日淡一日。年冷一年。婚嫁漫無選擇。疾病漠不關心。鼠牙雀角。不爲籌畫。饑

寒窘迫。視若罔聞。一切草草了局。觸處好好先生。不  
 思當日丁寧於生前。屬望於死後之謂何。乃曰升沉  
 屬伊家得失。於我何與哉。更有陽襲託孤之名。陰行  
 欺孤之術。千方謀奪。百計鯨吞。此又人世梟禽。天所  
 不容。地所不載者也。余願受託者。慮始慮終。子遺孤  
 子。無論讀書貿易。首在收束身心。禁絕匪類。更令分  
 別男女。防閑閨闈。事事代為留心。時時多方開導。常  
 如託我故人在側。至於所存資本。勿貪重利。寧就薄  
 息。或置近便產業。或附殷實經營。待其成立。自為掌

握。此其最要者。餘外一切瑣屑。又在因時制宜。尤非  
 筆舌能盡。總之自問無慚。返躬不愧。可以對天地。即  
 可以信存沒矣。哽咽音綆。謁悲塞也。屬音祝。俗作  
 囑。鯨音擎。海中大魚。喻吞食也。

又曰。人生在世。稍能撐持體面。往往鄉黨忌其饒裕。親  
 朋怪其情薄。及至沒後。家資畢現。方知存日是虛名。  
 未有不咨嗟歎息者。即僅有所餘。而孤嫠一室。家無  
 生息之人。日有坐弛之費。如負人者。絲毫難免。人負  
 者。未必完償。無影之首尾。以呈告恐嚇。有據之產業。  
 而親族侵漁。或猾僕昧本。頑佃抗租。即如錢糧夫差。

買賣修葺。聽其開銷。而一碗灰水。如何經漏。卽明知欺隱。在孤兒寡婦。故舊疎濶。骨肉涼薄。向誰控訴。善處之不可。惡待之不能。吞聲忍氣。惟有母子熒熒。撫靈痛哭而已。嗟乎。聞之令人酸鼻。吾願人遇此等。無懷好利之心。大發憐憫之念。不敢望捐己資。惟求視如己事。勿避嫌疑。消其癰。釋其患。區處良法。指示迷津。爲人善後。卽是自己詒謀。此較一切功德。更上一層矣。撐音張。拄也。同。党。詒同。貽。遺也。

顏壯其先生曰。匹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凡救性

命。所損無幾。特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爲可已。泛泛置之。菜色時。既不留意。及見病臥道塗者。又以爲危篤。不能復振。遂坐視其歿。卽行道有心人。愾歎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餓得病。病旣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滾。此不過三四升米。調護累日。便能求赴。旣能求赴。便有生意。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二百命矣。千金之子粒。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畚一焉。足救千命矣。甚輕而易舉也。若得

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飡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一善人以掌管之。四門有此。則天札者鮮矣。充之而四方有此。則旅魂絕稀矣。蓋人當病時。無人照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空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託生非地。便是者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

知水火盜賊。病疾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嗇錢癖。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足救千食者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趣音陳去聲。逐也。隨及也。史搢臣曰。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虛爲歎息已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待其有也。朽已久矣。分一二口食。積之亦可救饑。施一二文錢。積之亦可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



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其不繼也。更有最苦者。是久富乍貧。先貴後賤。要顧先人體面。欲立自己行止。安義命。甘凍餒。羞向人言。寧死隱忍。有枵腹出戶。而言飽腹者。有室如懸磬。而強支持者。有外雖完衣。而廩無鼠粟者。因此之故。鬻身而罔恤其醜。重貸而不顧其他。噫。嘻。慟哉。遡厥由來。非得已也。然經年累月。心血耗盡。毫髮枯焦。肌膚消瘦。言語顛倒。至親鄙之。而不與之為伍。厚友厭之。而不與之立談。垂首喪氣。抑鬱窮

年年求者。遷延歲月。命短者。汨沒淪亾。聞見者。莫不委之。死生大數。豈知皆由手內無錢所致哉。仁人君子。或聞或見。遇有此等。隨意餽贈。作法周恤。今人建寺燒香。自謂功德無量。不建寺。佛未必露處。不燒香。佛未必饑餓。使暫移此用。佛必大加歡悅。福報當百倍矣。若覩此數者。泛泛目之。不加體貼。豈非一生與世毫無所補。隙駒易過。方便不行。一朝長寢。如入寶山空回。羞見閻羅天子也。磬音慶。通作罄。縣磬。垂盡也。左傳作磬。

又曰。俗有借娶不借嫁。借死不借生之說。其吉凶徵應。

不知出自何書。夫借娶者。非因作宦路過。卽係經商遠投。人皆樂於借之。至於借歿者。非宗族無歸。卽親友暫寓。初則延醫調治。旣而服藥無靈。其歿也。事出意外。然亦無可奈何。因思借娶借嫁。借歿借生。均屬周旋利濟之舉。借娶猶有多日。借嫁不過一時。借歿尚可通融。借生有何不吉耶。夫旣可借娶。卽可借嫁。旣可借歿。何獨不可借生。在有餘者。不借或可另圖。不足者。豈不令其無告乎。願達人義士。當直行我道。切勿泥此無稽之俗說也。泥去聲。

又曰。人有患難困苦。貧乏喪葬之事。而其人或朴訥。懷愧。不能告於人者。或體面自愛。不肖告於人者。我雖拮据。亦當隨分周助。若其人本非貧乏。而以干謁爲事。遍投富貴之門。有所得。則爲己能。無所得。則爲仇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毫無所補。而徒用關切虛言。似可不必。禮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病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此之謂也。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能償。在人為負欠。在己或責望者有之。如力量實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悞大事。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為贍養。乃盛德事。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反傷元氣。

靈璧先生曰。吾嘗欲設一義匣。匣有社長。擇端方寡欲。而有宿望者為之長。統十人。十人又各統十人。每月人各輸義貲一錢。統長受而納諸社長。社長收而藏。

諸匣。一月計積銀十兩。一歲計積銀一百二十兩。若好義而信心者多。則廣為二匣三匣可也。以其貲為施藥。施棺。施茶。施襖。助喪。成婚。救貧。拔災。養老。慈幼。矜孤。恤寡。孤客。難旅之功德。出入書諸冊。歲終一考。覈嗚呼大哉。吾時時欲濟人。而不得不假諸人世之財。吾將誰告哉。則亦存吾虛願而已。倘諸善士聞而。同任之。則幸矣。

又曰。昔朱子晦菴有社倉之法。春散而秋收之。貧民賴焉。夫貧民之苦。春貸而秋倍償之。償之而室空。於是。

又貸焉。累積數年。而妻與子非其有矣。傷哉貧也。安得鄉先生者。主社倉。積穀四五百石。春散秋收。民無倍償之苦。而其本仍在焉。嗚呼。今富家豈無有閒置百金者。苟行社倉。百金仍在。而可造無窮之福利。何其仁哉。

鹿門先生曰。人生在世。幸得富貴。若扶持得幾箇貧寒士。救濟得幾箇患難人。彼之感我。如同父母。中懷傾倒。浸入肝脾。何幸而得人心如此哉。此事之最樂而莫可加者也。若用入歌妓之院。綺席之閒。則相去不

啻千萬矣。

綺音起。啻讀若低。止也。通作翅。

碧雲子曰。八口之家。家累千金。可謂豐矣。使子孫世世守此。亦云幸甚。其有羨餘。便當作功德。勤施濟。此所謂不盡之藏。藏於天者也。蓋積多者。子孫輕視之。輕視則浪用。浪用則易竭。積少者。子孫慎守之。慎守則儉用。儉用則弗耗。理固然也。今人造家。惟恐積少不足。給子孫之用。有至數萬金而不休者。遂使爲子孫者。心滿意盈。往往淫奢糜費。易代而衰。雖累萬萬。奚益哉。甚矣多藏好積之愚也。羨音涎。去聲。餘也。

行方便事。不論大小。卽當路一甌一石。及瓜皮等項。礙人行走。去之亦係善事。如弊魚放子。更易爲力。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危。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構鬪。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箇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何龍圖曰。虛願無當。須求其實。如還遺金。拒奔女。救性命。濟孤貧。救患難。賑饑饉。乃爲積善之實際乎。又大則法制焉。造萬民之命。謀猷焉。禋百世之福。榦濟焉。解億兆之危。乃爲達善之實際乎。第凡此殊不易辦。且不易遭。或限於勢。詘於力。殫於能。蓋萬鮮一就矣。茲有捷取法在。不假勢力。不借才能。而所就有加於達之之實際者。人亦有一轉念而旋収其美乎。此玄修也。妙詣也。亦曰。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而已。

庸行編 卷之五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矣。

臨事。有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已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庸行編卷之五終

庸行編卷之六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梓

體恤類

靈璧先生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有病瘵。切身之仁。有萬物一體之慈。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焉。此之謂盛德。苟己逸而不念人勞。己安而不思人苦。人方用力而不知體恤。逼之以限期。督之以嚴法。施威設計。全不寬假。暑雨寒雪。饑渴疲

憊。置諸罔聞。唯以取速邀功。苛虐為策。使人之為我  
 用者。筋力無餘焉。何其忍乎。大抵此輩。多出於躁急  
 之性。狂暴之氣。疾威過常。不近人情。所以然也。人誰  
 不好逸而惡勞。厭苦而樂安。其以力為我用者。不得  
 已也。烏可過用其力。而不加體恤哉。彼施設百姓者。  
 病天下。施設貧賤者。病鄰里。施設畜生者。病物類。皆  
 忍也。是以君子不為已甚也。易曰。弗遇過之。飛鳥離  
 之。凶。是謂災眚。其斯之謂乎。病音通。痛也。與惘通。瘵音  
 關。病也。憊音敗。羸憊也。  
 鶴控先生曰。常人惜力之心。與惜財之心。一也。財竭則

傷家。力竭則傷身。此怨之所由起也。古者不竭民財。  
 所以養天下也。不竭民力。所以安天下也。故於用人  
 力時。常畱有餘不盡之意。而後天下得受其安養之  
 福。是以久無所怨。而用人之力者。其心亦得以自全  
 而無歉。不然。用人之力矣。而人之情已苦楚。志已悞  
 快。乃更於力之上。施設布置。或一事未終。而復興一  
 事。喘息未定。而旋為揮使。筋骨難支。而猶督責。嗟乎。  
 人不堪命。不有小致疾病。太致成亾者乎。夫下民不  
 能無征徭差遣也。僕厮不能無動作使令也。馬牛不

能無負重致遠也。但當念其勞苦。重其性命。不以輕賤相視。而殘虐之。則忠厚之至也。

靈璧先生曰。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推己及物。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安危。無不恤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此大同之風。君子之所願也。洎乎末世。大

道旣隱。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競情日起。忌心日生。富欲其自豐。名欲其獨享。境欲其己順。情欲其我適。故與人共富貴。則願其不久。與人共功名。則願其不成。與人共事境。則願其不遂。與人共安樂。則願其不享。於是。有財將得者沮之。名將成者毀之。事將就者敗之。情將諧者離之。必欲己富人貧。己貴人賤。己成人敗。己順人逆。己樂人苦。己安人危。而後快焉。此何心哉。夫以媚嫉一念。而爲刻忌如此。豈人也哉。我聞古之君子。有恤人之失者矣。其仁可師也。有救人之失



庸行錄 卷之六

者矣。其義可師也。有觀人之失以爲己鑒者矣。其智可師也。有值人之失而不忍侮者矣。其禮可師也。此皆忠厚之道也。媚嫉之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其究也。人未必失。而已先失矣。身窮名喪。困塞抑鬱。爲天下笑。亦可悲夫。陸宣公曰。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費。斯言其有道乎。洎音忌。及也。與泉暨通。

又曰。爲善之士。必先審人情。念念及乎人情。行事未有不善者也。故上士忘我。中士體人。下士私身。忘我者聖。體人者賢。私身者愚。夫險阻艱難。人所惡也。坦順

安逸。人所願也。疾病夭扎。人所惡也。壽考維祺。人所願也。禍患災眚。人所惡也。吉祥休美。人所願也。兵戈刑獄。人所惡也。飲食燕樂。人所願也。故君子在上。則推行不忍之政。或安一方。或安天下。勞其身而弗恤。不敢自享逸豫也。在下。則推行不忍之心。或安宗親。或安鄉黨。竭其力而弗憚。不敢自居娛快也。此恕道也。如是而後。謂之善也。無如愚者私身。身苟可榮。雖菑人之身。不念也。家苟可肥。雖傾人之家。不顧也。名苟可襲。雖敗人之名。不惜也。財苟可得。雖殞人之命。

卷之六 體恤類 四 善寧堂

不畏也。禍苟可免。雖嫁人之禍。不計也。又或身作非為。恐人之發其祕也。而陰除之。自居下流。恐人之伺其短也。而密覆之。自當寵利。恐人之奪其榮也。而中傷之。險亦甚矣。方其設機巧。用奇譎之時。或有暫遂所欲者。轉眼即為天奪。而暗暗之中。更為鬼神所愚弄焉。或奇計施矣。害不及人。而反及乎身。或巧阱掘矣。禍不害人。而反陷乎己。轉移變動。莫可測度。可不畏哉。祺音奇。吉祥也。與福義通。音生上聲。微傷也。

又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而況於人

乎。夫大辟之人。雖罪當誅。殺其一段。畏死之念。亦有可憫者。是故大禹泣罪人。于公斲死刑。每執丹筆而涕泣。無他。不忍之至也。嘗見罪人就死。色枯然如土。心躍然如鹿。足曳然如石。貌兀然如偶。詞吃然如噎。穀觶在前。酸楚滿目。我懷惻然。豈暇計其惡行哉。若是時也。猶怒之不休。曾無惻隱矜憐之意。則其方寸之內。必有至刻至鷲處。其心可問乎。或曰。惡人受誅。怒之何傷。然而忍矣。仁者不為也。路溫舒曰。死者不可復生。何用心之仁恕乎。辟音壁。刑也。吃音乞。言蹇難也。噎音謁。喉閉塞貌。

又曰。夫以利天下爲心者。君子之恕也。惟其恕。是以不敢困人也。一人之身。用兼百物。陸則資車。水則資舟。兩則資蓋。盛則資筐。人之於物。豈有窮哉。如農民有農民之器物。百工有百工之器物。商賈有商賈之器物。儒士有儒士之器物。日用尋常之具。有之則克濟。缺之則無措。不可廢也。故贈貺者。所以行其愛。假借者。所以通其乏。皆利濟之道也。而心促意刻者。不然也。用人之物。不如其用己物也。愛惜之心少。而賤廢之意多。往往致損壞焉。存心不恕。制行不良。爲人所

惡矣。而況懷詭心。蓄私忌。暗行陰惡。損人器物哉。然損人器物。人能複製。自損心德。誰其爲補。不亦惑乎。又曰。飲食者。養生之物也。潔則養人。穢則傷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惡其不潔也。養生之家。夏不食經宿物。亦此意也。嘗見人家。以污穢可棄之物。或給奴婢。或飼乞丐。是以人等諸犬豕也。用意不恕。推心不平。反諸萬物一體之懷。其心必有蹙然難安者。故修善之士。無微不慎。雖一飲一食。罔敢欺人。殊形同視。而仁不可勝用矣。古云。解衣衣人。推食食人。庶幾其爲

有德乎。

可音蓋。求也。衣之食之。并去聲。

又曰。御下者。未可全用威勢也。官之使隸。主之使僕。有道存焉。道之恩威。即事之損益也。上推己而恤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由此觀之。而使隸與僕者。誠非暴悍之所宜也。平時則假之以辭色。作事則寬之以期限。驅役則準之以人情。是仁恕之道也。抑思彼之身體髮膚。豈異於我之身體髮膚乎。彼之羞惡廉耻。豈異於我之羞惡廉耻乎。彼之思安厭

勞。豈異於我之思安厭勞乎。如責以不情之言。加以難堪之事。欲其下順受而無怨。何可得哉。故官之使隸。法必不可假。而情則有可原者。奸必不可容。而耻則有可養者。若主之使僕。又非同日可語者焉。分雖當嚴也。而恩德亦宜推。力雖所用也。而甘苦亦宜恤。如專以威勢臨之。怒罵隨之。督責楚之。則己德日損。下心日離。此以不仁施。彼以不義應。必然之理也。而况殘酷居心者。必為鬼神所弗容哉。昔者劉寬肉羹汚朝衣。而尚曰羹爛汝手乎。何仁厚之至歟。

庸行錄 卷之六  
引庵先生曰。世間富貴之子。惟知任適己意。不識人情苦樂。其能恕以及人者。蓋亦鮮矣。而奴僕下人。屈於勢分。誰知優恤者哉。顏氏曰。家長酷虐奴婢。楚苦堪憐。且渠亦人子。所少於我者。惟錢耳。以乏財之故。甫七八歲。卽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頤指氣使。惟吾命矣。又從而殘虐之。饑寒之。錮閉之。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令我身當此。將何如哉。每見婦女虐婢。有炮烙拶割之刑。多起於妒根。誰使之縱之。則丈夫亦不得辭其責矣。又有驕貴子弟。粗豪勢家。專以無道加

人。雖妻妾猶不堪受。貧人爲債所窘。一寘男女其中。求出不得。超生無路。名爲入生地獄。吁。可言哉。可言哉。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此。彼竟若彼。是何業債。是何因緣。倘我投入窮胎。得不有此光景耶。設身處地。試一受之。袁氏曰。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違背。得便且閒。又性多忌。屬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寸。凡爲家長者。於使命之際。宜寬以處之。省其嗔怒。如此。則僕婢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

至於頑暴不善之人。宜善遣之。若過於嚴刻。此輩或  
挾怨爲惡。有不可言者矣。觀二君子之言。惠心古道。  
深仁厚德。直爲萬世之範。若能以此語。常常訓戒子  
孫。培植家道。豈有不膺遐福者哉。錮音故。重繫也。  
榜音咎。指刑也。  
史搢臣曰。主之禦僕。固有家法。法應朴責。當卽處分。不  
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更當原情  
體恤。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所犯罪輕。以家  
法處之。可也。若所犯罪重。當鳴之官長。治以國法。如  
果奸頑狡詐。明知故爲者。惟驅之。爲上策。不必結怨。

也。近有少年子弟。驕恣婦女。無論所犯輕重。不分男  
女。一時忿怒。輒以國法。施之家庭。僕婢因而致命。遂  
起禍端。雖悔無及矣。故撮其責罰要略。使覽者知所  
慎焉。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已  
打過。不打。婦人非犯重務。不打。婦人胎前產後。卽犯  
重務。不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  
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我怒。且緩打。  
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不見真。且緩打。我不能  
處分。且緩打。朔望忌誕。不可打。佳晨令節。不可打。嚴

寒。酷暑不可打。人方傷心不可打。禁亂打。禁重杖打。禁從下腿彎打。禁昨日打過今日又打。

靈璧先生曰。天下耻焉而不肯居。避焉而不肯爲者。奴婢是也。其所以取之避之者。爲其賤耳。然則爲之也。非不得已矣。亟加憐憫。勿故作輕賤。斯爲長厚焉。豈可以窮困之人。因我欲用之。而以勢力壓服。使爲我役哉。玄帝垂訓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人宜審所從矣。

鹿門先生曰。世之良而可壓以爲賤者。有四焉。其一。良民而驟窮者也。其一。仕宦而流落者也。其一。賈客而飄泊者也。其一。有罪而散沒者也。若遇此等。不動慈懷。出金浪買。置爲婢妾。蓄爲奴僕。污辱其身。呼喝爲用。不義甚矣。仁人見此。矜惜感傷。陷溺者贖焉。無依者養焉。擇配而成之。培植而扶之。是爲義舉。此陰德之最大者。感格神靈。其應如響。有積善之志者。敏勉焉可矣。

朗空子曰。今世有一等人家。收養穉女。粧飾艷靚。多得財帛。便卽嫁去。往往流入青樓。身爲娼妓。受無邊苦。

惱所謂烟花地獄也。坑陷子女。非禽獸之心乎。冤慘之事。鬼誅神擊。豈能免乎哉。有世道之責者。烏可不為嚴禁耶。靚音精去聲。女容粉白黛黑也。

史搢臣曰。男女人之大欲所存。夫婦人之大倫所係。不以尊卑貴賤而有差別也。每見富家大室。使用婢女。有年及三十四十而未嫁者。甚至禁錮終身。髮白齒落。而未經適人者。是陰陽之道。夫婦大倫。竟廢之也。蓋主人喜用無夫之女。便於出入房幃。恐一經配合。即分事主之勤。以修愛夫之好。是以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不覺老之將至。及其老也。欲行婚配。又無樂受之人。所以子處一生。未絕于歸。職此故也。相沿成習。誰肯矜憐。試問呼奴使婢之家。以心忖量。親生兒女。必皇皇及時擇配。望其生育。自家妻妾。必圖好合。如鼓瑟琴。彼婢女。亦人子也。何不少加體恤乎。嗟嗟。畜一牛羊犬豕。尚思為雄覓雌。移牝就牡。而獨使婢子孤老無後。不亦大傷陰騭哉。牝音頻上聲。畜母也。牡音畝。畜父也。又曰。常見人家婢女。自幼服役勤勞。已非一日。及至長成。稍有姿容者。復收入房幃。始用其力。繼用其身。彼



之報効於我者。亦云苦矣。往往又厭常喜新。不念平昔之功。或遣嫁。或轉賣。不問彼家寬嚴。惟圖身價豐厚。在買者既出重資。決非匹配。仍畱使用。一身苦樂。悉委於人。婢雖有身而不能由。有口而不能訴。是婢之服役於人者。與牛馬相同。而人之報施於婢者。殆牛馬弗若。蓋牛馬人用其力。或憐其老而放生之。或憫其死而埋瘞之。孰意是婢也。竟無過而問之者。鬱鬱此心。誰爲之語。更可異者。多有不肖子孫。自己家業蕩盡。捐索奴僕。呈告威逼。甚至勢不能支。捐生以

避。及死後僕家告控。極力彌縫。愈至窘迫。不獨未得彼財。且破其家矣。嗟乎。雖僕婢可負。其如天理難欺何。惟推恩體恤者。斷不如是耳。瘞音意。埋也。藏也。佛言。一切世人。視其奴僕。當有五事。一者。先用知其饑渴。寒暑。然後驅使。二者。有病。當爲醫治。三者。不得妄用鞭撻。當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恕者恕。不可恕者。訓治之。四者。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令平等。勿得偏曲。夫此五事。御下者能體之。斯恩威並濟也。

余延醫治病。常有大家僕廝。勞瘵就醫。問其病由。乃爲跟隨主人。馬後跑急。吐血所致。嗟乎。人力焉能同獸力。兩足焉能追四足。所謂騎馬不知步行之難也。愚意遊覽登臨。當緩轡徐行。如屬要務。僕役亦當與之乘騎。若不加憐恤。不獨吐血爲然。卽耽饑過飽。奔馳太急。亦有性命之憂也。

主人赴席。深堂密室。擁裘圍爐。倚翠偎紅。淺斟低唱。而僕從曲促簷下。及酒闌筵散。跨馬登輿之際。呼應稍違。卽責其畏寒如此。真不近人情至矣。富貴豈能久

長哉。如之何弗思。

人有貴賤。口無尊卑。常揆童婢偷嘴。多因饑餒所使。至於甘美之物。目可得而視。鼻可得而嗅。口不可得而嘗。此皆主人不遺杯盤餘瀝。以至於此。除不加體貼。反用鞭朴。是無恕心之人也。昔者曾子養親。食畢將微。必問餘者與誰。雖屬順親之道。亦以與人爲念也。生子自乳爲安。或因無乳而覓乳婦。或因兒女多而覓乳婦。乳婦必擇端正之人。其子性行多類之也。蓋彼因貧。故不得已。拋棄己子。乳哺我子。我當加意體恤。

支給固宜從豐。伊子務令得所。庶幾與心相安。乳婦亦須時加隄防。不可令彼抱往街鄰。與鄰媪往來。倍加謹絕。媪音襖。女老稱也。

陸梭山先生曰。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嘗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取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

資矣。

史搢臣曰。耕種佃戶。雖有主佃之分。實有彼此之賴。如一般田地。而有肥磽之異。蓋因佃戶無力。研運。獲刈。僅足完租。主人但知有租。亦不他問。日復一日。遂成瘠產。又如一般佃戶。種此家田地。則窘乏。種彼家田地。則饒裕。蓋因主人寬厚。度豐量歉。使以時。援以急。久之。自可盈餘。在主人重價置產。丁糧徭賦。種籽修葺。所費實繁。而佃戶舉室辛勤。血汗耕耘。手足胼胝。其苦不少。常見凌虐佃戶者。開口打罵。動輒呈告。甚

至不論豐歉。滾砌準折。如此佃人能安堵。田地能膏腴乎。至於祖父遺畱老佃。不獨凡事寬容。更當加以禮貌。其中損益甚多。又在達者處之。

佃音殿。代耕農也。研音延。碾也。存同籽。壅。未本也。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煮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眾多。日食何止三餐。爨烟至晚不斷。獨彼庖人。躬任其勞。竟無寧晷。時當酷暑。茶水愈多。炙博薰蒸。汗如雨下。刻時供筴。難偷一瞬之涼。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苦更過之。及至隆冬。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享用子弟。勿視饔飧之易。當憐服役之勞。

周急恤貧。仁者之事。然施與緩急間。不可不致審也。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度歲之具。自己必欲早辦齊備。至於日用舖帳。及僕從工食。并親友補助。必捱至除夕。方肯給與。不思此日銀錢到手。市物闌殘。非貴則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猶之與人也。何不推己之心。而急其所急乎。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即呼為壞人。若赴訴求寬。則惡其巧言善辨。若覩面無言。

又嫌其默訥柔奸。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者可當人意。蓋良心信行人皆有之。其中果有境遇艱難。無計設法。未免輾轉推諉者。何可遂以爲無良耶。俗云。人人說我無行止。到你無錢便得知。若甘心設騙。不顧廉耻者。則不可一概論也。

僧道尼姑。豈盡欲成佛作祖。而爲之歟。詢其出家緣故。多係不得已也。今有人見之。除不加施濟。反惡其爲閒逸之人。似不近情。試思自己豈無宗族親友。或因鰥寡孤獨。或因身無著落。借此以延歲月者乎。若非

藉此餬口於四方。誰肯畱之膳養。想到此處。還該起些善念。

娼妓最苦。見之者當生憐憫心。常因隔船失起坐。隔席未逢迎。遂打罵呈告。以快其憤。不思人至娼妓。卑賤極矣。我卽處之盡情。不過得志於若輩耳。何足爲榮。置產者。卽非有餘。尚在順境。棄業者。事非得已。不足可知。每見居中之人。於成交時。往往迎合買主。搜剔刁難刻削。棄產之家。因在急需。隱忍從命。日後不免無言。殊非貽謀之計。至於契書。宜加意斟酌。價目一切。

當以厚道待人。俗說金子買田金子在。糠粃依舊換糠粃。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粃音彼。糠屬。

老者不以筋骨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親友見訪。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於啓齒者。我便當揣其意而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古云。男兒志在四方。當立不朽之業。豈可守著妻子了却一生。有經商十數年而不一歸者。甚有數十年不歸。而親亾妻老者。藉口志在四方。實則天下之負心人。大忍人也。

人處順境。不獨凡事易於爲力。且無往不以爲是。譬如順境之人赴席。偶爾來早。主家卽喜其周旋。設或到遲。又必代原其事。宄。逆境者則不然。早則主人追陪懈怠。遲則厭其故意延捱。世態炎涼。人情薄惡。往往如此。願處順境者。遇親友慶弔諸事。不必拘曾有禮節往來與否。卽宜舉行。若彼相招宴會。務簡略僕從。撥冗必到。至歲朝賀節。亦不必候彼先拜而再施。總

宜體貼逆境之人。夫逆境之人。遇邀飲而不至者。當原其或慚衣履之不整。或慮齒長而僭坐。或防風雨驟至。途次泥濘。或恐席遲夜歸。路無燈火。甚至主人興闌。有我醉欲眠。君且去之意。此景更覺難當。至於禮節缺典之處。又當原其厚則置辦無力。薄則取厭於人。遇拜往不先之由。更當體其乏執帖之童子。憎拒絕之閹人。且恐他人責以多事。可見處逆境者。一舉一動。淡費躊躇如此。濘音寧上聲。泥淖滑也。

處順境者。固當體貼逆境親友。在處逆境者。亦必自重。

品行。常見宴會之間。有人以率真不羈自居。稠人廣眾之中。揀擇精粗。箸無停刻。錯雜淋漓。貪杯濫坐。甚則逞酒躁亂。袖籠果物。畢諸醜態。傍觀亦覺不安。主人焉有不厭。辱亦自取。豈盡主人之罪耶。惟自愛其鼎可也。

巡更守夜。所以防盜也。雖貧富之家。均有關係。畢竟富者爲重。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扃。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鳴鑼敲梆。獨不思小戶人家。竈在床頭。孑然一身。所守何物。然則賊偷人乎。譬如百家之中。用十

人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止用一人。而有餘之家。即不令僕從親往。或當僱募更夫。不過數分之費。何故吝此些須。獨苦窮人。於心安乎。已上皆摺臣語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底痛癢。當少壯之時。要念衰老底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底景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有濟人心者。知人困。有愛人心者。知人需。知人困。無乎不恤也。知人需。無乎不念也。無乎不恤。則仁也。厚也。慈悲也。無乎不念。則恕也。溥也。平等也。

思義類

靈璧先生曰。人生於世。終日營營。半為衣食之計。勢必不能袖手兀坐。一無所取也。故聖人不禁人取利。而唯教人以守正。誠恐好利心動。則邪謀百出。諸惡之事。悉以成焉。夫利可待。而不可謀。可受。而不可貪。可以道得。而不可姦奪。命之富者。利自來。命之窮者。利不就。謀利雖人。而予利則天也。顧俗人不知此理。以為習巧者。富之器。用詐者。富之術。不由正道。務入邪竇。或犯國禁而不憚。或干天怒而不懼。或喪良心而



不顧。或害平人而不恤。或敗人紀而不問。種種姦計。不能殫述。當其得利時。未嘗不喜其術之工也。轉盼之間。刑法加身。所積破散。命絕家亾。噬臍之悔。亦何及焉。夫利之可以生人者。以其正也。利之可以死人者。以其邪也。金邊有戈。禾邊有刀。故君子遠利避害。不貪為寶。所以安身而立命也。呂刑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其斯之謂歟。盼音攀去聲。噬音誓。昭也。鴟音答。鴟義以鴟張跋扈為義也。

又曰。人生於世。汎焉若寄。苟無饑寒。足以適性而養命。亦可已矣。焉用貪為哉。夫挾百金者。中家也。挾千金

者。上家也。中家免饑寒。上家樂膏腴。隨乎分之所至。而無過望焉。則可以杜邪機而生善心矣。張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真可謂知足者矣。若中懷奢望。好貨無厭。有盈筭之帛。而心如憂寒也。有充室之金。而心如憂饑也。即使其有銅山之富。太倉之粟。田園遍天下。而猶不能滿其欲。日夜焦勞。算無寧刻。祇為一點貪心。造出無端罪惡。一旦無常。萬般將不去。惟有孽隨身。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

肩行錄 卷之六  
爭金寶千箱。終作街坊之市。亦可哀矣。夫室可以蔽風雨。衣可以禦寒冷。食可以療饑餓。人生足矣。奚以多為哉。人其厚於積德。而無務厚於積貨也。

又曰。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游魚沈淵。悠然自息。投餌於流。鼓鱗而起。是故利者。人之芻與餌也。當其未見利之時。言讓。則以叔牙自期矣。言廉。則以原思自許矣。言弗受。則以子罕自待矣。言弗取。則以管寧自視矣。及乎見利。惟恐已取之不多。而人或分之也。非真狷介者。烏能推多取少哉。夫世之

所重者。名與利也。名為上。利次之。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令名。德之輿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故與其亾名而得利。曷若舍利而全名。且天下傷風害禮。莫大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人之所以敗名喪簡者。大抵皆貪利之故也。心既好利。非枉己邪道。不足以取之。己枉則辱。道邪則汚。行一汚辱。而天惡人厭。禍且至矣。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可不戒哉。廐音救。馬舍也。

顏壯其先生曰。居官之人。業自詩書禮樂中來。豈不知

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日滋。性情已為芬羶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又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已積為陳朽。而猶未足也。芻觀莫不笑之。而當身者不知。蓋實有錢癖焉。大都為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痴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淡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畱寃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

祥。官久自富之。為綿遠哉。

芬音分。馨香也。羶音扇。平聲。又同馨。

凡居官嗜酒。嗜淫。嗜殺。皆起於嗜財。嗜財之病。皆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為換。捨死以徇。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卽緣漸漸以官為家。以財為性命耳。然殊勝於一入榮膺。便帶鋤頭畚鍤來也。膺音武。厚也。美也。畚音本。盛種蒲器。凡受賂則必酷。彼以為不打。則羣情不驚。貨賄不來也。受賂則必橫。彼以為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有所恃以無恐也。受賂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為不

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短長既爲所挾。肝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強劫之獄。亦爲賣放。受枉法之賂。轉而樹威。奪小可鋪行之貨。執徹骨窮獨之刑。至於官爵愈大。統轄愈眾。一人受賄。則千人斃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偏。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賈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賂音求。以財謝枉法也。斃音委。屈曲也。夫官長豈第以清白自了哉。又當禁下僚。下吏。下役之

貪。何也。官長耳目有限。其事全操之公門中人。卽如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閒貧而遭累。冤而負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中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閒。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人當困阨。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

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騭。積怨何爲。無論古昔。卽今豪傑之士。潛身衙門中者。亦時祭孤修齋。收葬髑髏。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贍。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或乃陰譴非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威。莫肆狼毒。命裏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乎。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導同儕。功德尤無量也。髑髏音讀樓頂也。首骨也。夫爲公役者。慣扞文罔。習鞭撻。如人業屠相似。積久殺機日盛。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心存老年。

猾賊。并忘前性。又有自己尚是好人。大眾一攻。竟墜惡道者。故術不可不慎也。其斷喪甚者。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奸慣責。爭誇膽智。而不知造惡造業。子孫受之。來生償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卽觀耳目前害人過多。索騙過甚。爲邑民共側目者。有誰不罹憲網哉。閒有持齋誦經。以贖前罪。固亦良心之萌。可解一二。然恃此謂過惡可贖。肆行不顧。則非也。得財不義。布施無益。且懺罪而復造罪。則益重焉。何如就此作方便。寬貧窮。救冤苦。人知其忠厚長者。則倚仗必多。

得財亦裕矣。近有公憲。遠有冥責。思之。思之。猾音滑。黠惡也。鶴控先生曰。經營貿易。列肆陳貨者。自謂將本求利。無害於義之為也。誠能秉公道。從信實。心之存也。童叟無欺。價之行也。多寡無飾。貨之出也。真贗無亂。以此取利。斯無害於義矣。而市人不然。朴魯之人。則欺之。鄉野之夫。則誑之。無識者。未諳者。則給之。價任其低昂。貨任其變亂。輕重長短。精粗美惡。混淆錯雜。使人莫辨。而一以虛詐誣罔。騁奸心於其內。舉世茫茫。莫知其非。嗟乎。公平交易之地。變而為藏奸蓄惡之場。

良可歎哉。夫將本求利。其利自有應得之數。何必低昂變亂。混淆錯雜。以為欺人之事乎。而市井之徒。務為奸詐。利心橫衷。天良汨沒。妝頭蓋面。巧語花言。既炫其耳目。又亂其心思。顛倒旅人。或迷顧客。非奸利而何。夫取利之道。唯不欺其心。斯近義耳。今試取市井而計之。有不欺其心者幾人哉。予勸天下經營貿易。列肆陳貨者。有一定之物。則為一定之價。輕重長短。精粗美惡。因物付價。則良心常保全。而不為利欲所掩。雖習市井之業。庶近乎君子之行矣。廣。馬通偽物也。汨音鴉沒也。

靈璧先生曰。天下之物廣矣。焉能盡識。於是市物者。生盜心焉。乃有假銀。假貨。假藥之類。大而珠玉玩好。小而米穀服用。行偽欺世。人不能辨。受害甚多。何其惡歟。夫以真物貴矣。而以偽物冒之。希圖重利。推其心。將欲掩人目而冀其瞽。塞人耳而冀其聾。鉗人手而冀其折。非盜心而何。盜心之人。後必傾消。天道不爽也。且肆市忠信。而四方投之。商賈忠信。而遠人任之。聲名既播。人迹輻輳。售物必盛矣。其利不亦廣乎。況偽物之市。不過欺人於一時。久後識破。則人皆惡之。

門可張羅。無復有相問者矣。雖欲行欺求利。曷可得哉。適自誤耳。甚矣。偽之不可為也。

輳音騰。輻共轂也。售音酬。賣去手也。

又曰。嘗考先王立政。則曰謹權量。月令班政。亦曰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皆為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人心之不平也。塵市之上。閭閻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於丈尺升斗平法之類。此乃是奸宄與正直。私曲與公恕。心術攸分之處也。今貿易之家。專務欺人。每用短尺。狹度。輕秤。小升。昧其良心。暗取贏餘。寧問天理哉。夫貿易取利。正也。貿易而行其欺。則惡矣。故

謂之曰市井之心習染既深而刻薄成資苟可獲利無不爲焉豈止短尺狹度輕秤小升而已哉不忍言矣吾願挾資求利者當以公平交易直道而行不爲苟取神鑒其誠則財源日盛生生不匱且可享受悠久也何取乎欺心之事哉易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其斯之謂乎甬音統與桶通

又曰錙銖升合細民日用之急卽一文之鏹得之甚艱故一錙一銖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今人只知損人利己故有爲濶斗重秤者有減

勺爲升減合爲斗省銖爲兩省兩爲觔者又有作空中接絲之秤拆底隆梁之斗者愚人不顧天理以爲便於日用往往爲之豈知斗秤欺心貽害窮民上干天怒犯此病者當速改之蓋天不罪悔過之人也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圖便益耳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況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語云天平不可欺天法馬



不可違法。二語可思。

朗空子曰。常人之心。只好己利。不顧人損。往往用大秤輕等。強買人物。彼肩挑背負。得利幾何。而忍討其便宜耶。更見近日富人。多買腴田。每以巨斛取租。額外重加刻削貧戶。使威箠辱。而怨聲載道矣。積善之家。慎勿為焉。箠音追上聲。擊馬策也。

凡事祇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為并及。營此圖彼。必致兩失。卽有所就。算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

無妄念矣。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誇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旣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由物生禍。其能逃哉。

橫渠先生曰。姦利二字。所指甚廣。其非本分中事。卽姦利也。如私鹽。私鑄。鋸人。踹人。捉癡。舞文。是姦利之事也。如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者。亦姦利之事也。大凡瞞心昧己。欺天罔上。從姦謀中得來者。皆姦利也。夫利可以養人者也。人旣生。命中卽有應得衣

祿。豈姦則得而不姦則失乎。諺云。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駮漢吸西風。此言其近道矣。是故安分守己。不求非義之財者。往往天為培養。家世豐厚。子孫饒裕。蓋因其從辛勤中得。頗知艱難。不敢浪費。神又祐之。無禍患之驚。是以久也。若奸人輩。取之不義。用之亦亂。凶神為耗。天災人禍。起於不測。終為烏有。其利安在乎。駮音厓。癡也。靈璧先生曰。上古之世。民無貧富。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人朴而用寡也。中古之世。制作繁興。禮儀盛而奢。

風起。是以民多不足焉。聖人乃設質約之法。以緩濟急。以有餘通不足。其道甚善也。數世之後。人心漸偽。而變詐生矣。人當窘乏之時。或婚姻喪葬之無資。或租賦追呼之難應。或饑寒顛沛之切身。不得已而為假借。假借既成。美莫大焉。事過之日。宜亟思還之矣。奈何狡黠之輩。有倚勢而不還者矣。有欺懦而不還者矣。有設計而不還者矣。有昧心而不還者矣。有忌德而不還者矣。有逃遁而不還者矣。信義喪而品行壞。明則無以對人。幽則無以對鬼。可耻孰甚。可惡孰

甚。古人云。驢馬牛犬。皆前生拖債之人。先聖豈欺人哉。是故有暗還者。有巧還者。有化還者。有恩還者。有讐還者。視乎所負之情由。以爲償報之善惡。未有能逃者也。語曰。修行莫若償債。其斯之謂乎。黠音結。狡黠也。天隨先生曰。予觀世之假借者。初焉歡欣而感悅。蓋以其有濟也。迨其後。往往讐怨而滋深。亦獨何歎。稍有可措者。雖罄竭以爲償。勿負也。卽以現今了現今之事。庶幾免生生冥債之苦。誠自幸也。縱力或不能。亦宜常存此心。誌而不怠。感而不泯。毋得反生讐怨。滅

茲善根。結成孽債。淪落無休也。輪迴苦趣之中。徃徃來來。而爲償債者。不一其途。第事在幽渺。達者信之。昧者疑焉。只顧目前之快。不計身後之楚。亦可悲夫。予故述此必然之理。以待達者之聽信焉。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至於煩寄家書遠信。不可推托。到卽交付的確。切勿沈閣稽遲。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借者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出息稱貸，當借之時，本念亦是暫用，謂有他件抵償，誰知意中之物成虛，紙上之累已實。當早割愛變產，以償之。若惜產沽名，借債還債，是利上加利，負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

借貸必憑券契，所以示信也。借則立之，還則退之，不易之理也。乃有還銀不退券，致貽後禍者，有三焉。其一

爲至親厚友，謂以心相照，必無意外之虞。銀既還之，何在乎券之退與不退。彼此因循輕忽，一旦生歿異路，遂成疑案者，有之矣。其一爲富貴之家，或因借者素在蔭庇之下，還銀或值匆忙之時，其人又不便催索，故還銀不退券者，有之矣。其一爲難交之徒，借貸日久，拖欠利息，索取只完原本，或短平色。債家必待清還，然後退券。彼則謂人無如我何，竟拖延而不贖券者，有之矣。有此三者，執券之家，以紙上金錢，必持券而索，還銀之家，恃前已還過，不肯再償，兩不輸心。

必致結訟。不思券為要約之書。券在。即銀在。無論親疎厚薄。還銀即當退券。不可輕忽也。或尾帳未清。可另立欠帖。庶無後悔。若執券不退者。如埋蠱害人。定遭陽法陰譴。古人焚券高義。惟致思焉。券音勸。契也。譴音遣。謫問也。

近日領本一道。眾所共趨。大抵領得者少。受累者多。妄想領本者。初聞造謀之言。指稱某當道。某財主。有本若許。如何委託。覓人經營。明係海市蜃樓。竟似探囊取物。聽者不覺入其彀中。於是日夜夤緣。不惜使費。禮物酒食。稱貸辦理。財主尚未會面。已費用不貲矣。

及水落石出。始知前言畫餅。此等貪愚。與貪爐火無異。墮此術者。惟是一等財主之後。家業已敗。虛架猶存。不肖甘心守分。希圖妄想。謂非領本。不足以恢復家聲。故不至財盡力竭。不止也。縱使領本到手。在先則有牽引使用。結納除頭。在後則有餽送禮儀。上下供應。務趨承主人之意。處處不無貼賠。且周旋乎得力之紀綱。用事之門客。所費又不一而足。稍不如意。萋菲之言立生矣。世事無常。若一旦刻期收本。逋負者不能遽歸。閣占者不能出脫。勢必以自已積蓄補

償猶恐難以結局。此就謹守者而言。若奢侈浪費者。其破家蕩產。更有不可勝言者焉。惟安分經營。則無

此患耳。

蜃音辰。上聲。海蛤。海旁蜃氣象。樓臺謂之蜃市。恢音奎。大也。

玉溪子曰。甚哉。貪之為害烈也。夫貪則必昏。昏則不辨。義理。貪則必濫。濫則不惜廉耻。貪則必暴。暴則不存良心。貪則必愚。愚則不畏法律。貪則必奸。奸則不循正道。貪則必戀。戀則不肖割捨。貪則必侈。侈則不知滿盈。貪則必淺。淺則不存遠慮。貪則必惡。惡則不顧怨尤。貪則必求。求則不能安分。貪則必競。競則不習。

退讓。貪則必強。強則不信神明。貪則必執。執則不聽諫諍。不辨義理。其智乃失。不惜廉耻。其品乃喪。不存良心。其德乃壞。不畏法律。其行乃逆。不循正道。其身乃乖。不肖割捨。其性乃迷。不知滿盈。其取乃悖。不存遠慮。其禍乃積。不顧怨尤。其惡乃彰。不能安分。其動乃妄。不習退讓。其情乃驕。不信神明。其心乃橫。不聽諫諍。其氣乃戾。凡此數者。奸惡所伏。有一於茲。咸成罪愆。嗚呼戒哉。

鶴控先生曰。甚矣。廉之用大也。廉者。諸善之所啓也。貪

者。諸惡之所由也。蓋貪則爭。廉則讓。孝弟之道。以讓而成。以爭而悖。交友之義。以讓而固。以爭而攜。事物之常。以讓而諧。以爭而敗。是故愚者取多。智者取少。暴者取多。賢者取少。多取者。眾之所怒也。少取者。眾之所安也。多取者。害之所叢也。少取者。譽之所歸也。君子知此。故取諸世也。至約。奉乎身也。至薄。聲色不取。侈貨利不取。積名譽不取。廣爵位不取。高宮室田宅。衣服飲食不取。美常以數之多者。與人。以數之少者。與己。眾所共爭者。彼且廢然返矣。眾所欲得者。彼

且斂然退矣。非知物情之深。識盈虛之數。抱儉德之美。曷克語此。

三星子曰。老君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莊子曰。鵬與鳩鷄。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修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爲法。嗟夫。世人衣不過被體。衣

千金之裘者。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者。猶以爲不足。不知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爲不足。不知污尊抔飲者。固自適也。惟其如此。是以恆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卽空。我之此身。終歸變滅。所不滅者。一點精明之性體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孰若於不變滅處。略作工夫耶。  
鶉音晏。小雀也。菌音郡。有名鬼筆者。一名朝生暮落花。抔音哀。手酌飲也。

醫藥類

聶久吾曰。或問予曰。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予告之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爲天。母爲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父母元氣皆壯。盛也。餘倣此。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痰暑溼之感於外。饑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



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巖墻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歿安危。無不節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昭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一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諄諄教誨。必使盡人

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凶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昭音吻。昭合。事相同也。

程達曰。名醫允如醫國。何者。國一君耳。而臣庶之職。職恪共。亦如臣佐使之。惟君是從。至國家寬猛剛柔之用。一隨乎時。亦如寒溫平熱。須察其性。迨國釁稍開。而維持調護。兢兢審視。又如望聞問切。默按其候。以探之。故非學貫天人。以會乎靈通變化。決不能搏挽

陰陽轉生機於呼吸之際。非識綜今古。以徹乎往來消息。決不能調燮造化。固壽源於氣候之微。非攝入倫物。以極之新故異同。決不能吹息氣脉。回陽和於英雄之手。噫嘻。語醫至此。微矣哉。信惟具醫國全副精神。把林元命脉。苞舉靡遺。而後可以語斯道也。

臞仙曰。古之神聖之醫。而能療人之心。使不致於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由舍本逐末。不窮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雖一時僥倖而安之。此則世俗之庸醫。不足取也。殊不

知病由心生。業由心作。蓋陰有鬼神。陽有天理。報復之機。鮮無不驗。故有天刑之疾。有自戕之疾。其天刑之疾也。五體全具。生而隱宮者。生而瘖瘂盲聵者。因跌撲而手足折者。有生人面瘡贅疣疾者。凡傳染一切瘵疫之證。是也。蓋因夙世今生。積惡過多。天地譴之。故致斯疾。此亦業原於心也。其自戕之疾者。調養失宜。風寒暑溼之所感。酒色財氣之所傷。七情六慾生於內。陰陽二氣攻於外。是謂病生於心。害攻於體也。今只以人之易知易見者論之。且曰。人心思火。久

而體熱。人心思水。久而體寒。悚則髮豎。驚則汗瀝。懼則肉戰。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吐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媿。又若日間有所見。夜則魂夢有所思。夜則謔語。夢交合。則精泄。致若驚悸。氣怒而成疾者。則發狂裸體。踰垣上屋。呼神見鬼。歌舞笑哭。此皆因心而生也。懼音渠。少肉也。昏音萌。目無眸子。瞶音繪。目昏也。疫音域。厲也。謔同詹。多言也。

太白真人曰。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然後資於道。使病者盡去。心中疑慮思想。一切妄念。一切不平。

一切人我悔悟平生。所為過惡。便當放下身心。以我之天。而合所事之天。久之遂凝於神。則自然心君泰寧。性地平和。知世閒萬事。皆是空虛。終日營為。皆是妄想。知我身。皆是虛幻。禍福皆是無有。生歿皆是一夢。慨然領悟。頓然釋解。心地自然清淨。疾病自然安痊。能如是。藥未到口。病已亾矣。此真人以道治心。療病之大法也。痊音詮。病除也。

聶久吾曰。自古得醫道之傳者。皆以好生為心。不務聲名。不計貨利。不忌人識能。不論人恭慢。惟知救人之

命愈人之病而已。有此心胷。然後醫可明。可行。至於病久不痊。尤當恐懼修省。以自重其生。如虛損勞瘵。癰疽。耳目廢壞等症。皆天刑也。可不知所務乎。

又曰。醫家既知修德。又當愛惜自己精神。醫之難者。難於此也。倘精神昏耗。察識必不能精。方藥必不能當。雖有濟人之心。而勢不能及也。若夫病有服藥鍼灸不効者。必其不知保養之方。古云。與其病後善服藥。莫若病前善自防。保養不過節飲食與色而已。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

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此保養之所以不可忽也。灸音久。以艾灼體也。

又曰。觀形察色。以治未病。凡臟腑未竭。氣血未亂。精神未散者。全愈。病已成者。半愈。病勢已過者。危。歌曰。第一看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眠。活潤死枯。肥是實。瘦為虛弱。古今傳。謙體即知腰內苦。攢眉頭痛與頭眩。手不舉。兮肩臂痛。步行艱苦。腳跟疼。叉手按胷。胷內痛。按中臍。腹痛相連。但起不眠。痰結熱。貪眠虛冷。使之然。面壁身倦。多是冷。仰身舒挺。熱相煎。身面目

黃脾溼熱唇青面黑冷同前。潤枯肥瘦句注云。肥白人  
人多溼痰。黑瘦人多火熱。或形肥色黑。或形瘦色白。  
臨時叅症。或從形。或從色。不可泥也。攢。寘平聲。聚也。眩音懸。

又曰聽聲審音。五音以應五臟。金聲響。土聲濁。木聲長。  
水聲清。火聲燥。如聲清。肺氣調暢。聲如從空中言。中  
溼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奪氣也。先輕後重。高厚有  
力。為外感。先重後輕。沈困無力。為內傷。歌曰。第二聽  
聲清與濁。鑒他真語及狂言。聲濁即知痰壅滯。聲清  
寒內是其源。言語真誠非實熱。狂言號叫熱痰堅。稱

神說鬼踰墻屋。胃膈停痰症號顛。更有病因循日久。  
音聲遽失命歸泉。隔音格。

問症歌曰。試問頭身痛不痛。寒熱無歇外感明。掌熱口  
不知食味。內傷飲食勞倦形。五心煩熱兼有咳。人瘦  
陰虛火動情。除此三件見雜症。如瘧如痢必有名。從  
頭至足須詳問。症候參差仔細聽。

凡初症。題目未定。最宜詳審。病者不可諱疾。忌醫醫者  
必須委曲請問。決無一診而能悉知其病情也。若題  
目已定。或外感。或內傷。或雜病。自當遵守古法。不可

概施發散劑也。

古來醫道神者。多從神仙中來。假此度世。卽不然而此。道一精。脉絡亦豁。重以心滿行滿。必向成眞處結局矣。最忌視財太重。犯茲七殺。如病證原有緩急。今乃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殺也。以小爲大。以輕爲重。故用毒虐。使之沈苦。而徐收其功。二殺也。病有貧富。富則用心。貧則忽略。三殺也。懶惰遊睡。畏避寒暑。博奕飲賭。四殺也。方脉不精。疑疾試藥。眾醫相聚。彼此詆毀。五殺也。見病不治。來請不去。致病增重。六殺也。藥

味不精不全。製度或假或減。以致誤傷。七殺也。有此七者。殺人甚於挺刃。挺刃不傷要害。尚有可活。惟一劑入口。則五臟皆裂矣。猶得自恃曰。吾名醫也哉。至於服藥之家。尤當勿晦病源。若匿而不言。及藥貴則棄而不用。甚至使低銀。吝謝金。則亦自尋死路而已。與醫何尤。

史搢臣曰。嘗見病者。每延醫至家。不告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以病試醫。且不論病之輕重。乃援一二金。索一二劑。剋時奏効。否則又易一醫。朝秦暮楚。致

病愈增。而醫者亦惑亂莫知其所。此皆自悞也。不知人有虛實。病有淺深。若感冒賤理之疾。一二劑可愈。至於內傷勞瘵之症。豈一二劑可愈哉。此習俗之弊。惟智者辨之。勝音湊。肉理分際也。

一病有一藥可治。一症有一方可療。嘗見有病者難遇其方。有方者不遇其病。天下經驗奇方頗多。有濟世之心者。焉能逢人說項。吾意擇一廟宇。書其門曰。施藥不如施方。凡有効驗藥方。勸其鈔寫明白。實貼廟內。使有方者。得以利濟。有病者。可免沈疴。久而祕方

彙集。人皆知某處有方。對症檢用。亦恤人疾痛之一端也。更有得方不能措藥者。當製各種應症丸散膏藥濟之。其功更大矣。此下皆播臣語

施藥一節。擇醫為主。若醫明藥當。利人最大。倘止沽施藥之名。而以庸醫任事。診視匆忙。用藥草率。其過反勝於功。常觀有藥局之處。尚有一種斯文自愛者。因稠人廣眾之中。不肖輕往。欲就醫。則無資。欲赴局。則惜體面。耽疾忍痛。其苦更甚。愚意實心濟人者。設局以集諸人。從傍當另置數間。以為斯文切脈之地。有

短榻可以暫憇。有清茶可以止渴。再不足者。或佐以藥。鈹炭薪薑棗藥引之類。再察其衣不蔽體。面帶饑容者。又多寡量助之。此真以仁心而行仁術。其功德更無量。然亦虛有其心而已。能實心行之者。誰乎。跂予望之。診音軫。視也。審辨也。鈹音掉。溫藥器。

古人立方。各有定見。必先洞察病源。方敢對症施治。今人不問陰陽。不詢虛實。輒云我有妙方。可治某病。病者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藥不對症。以致悞事不小。又嘗見藥如粟米。自稱數粒。可起沈疴。非金石酷烈

之物。卽巴霜人信之類。若虛弱之人。其何以當。或有對症良方。屢經應驗者。又祕匿如寶。堅執不傳。古人日行善事。尤恐不足。區區紙上一方。忍心吝惜。不仁甚矣。

醫家遇疑難之症。認爲寒者。投熱而不應。認爲熱者。投寒而不應。認爲虛者。投補而不應。認爲實者。投瀉而不應。雖廣延諸醫。而主見各異。此際吉凶反掌。令人怵無適從。萬不得已。藥且暫停。聽其自然。看其動靜。再爲斟酌。然孰肯坐視不救。而竟委之大數已哉。勢



必朝秦暮楚。遇藥則投。直至氣絕人亾而後止。良可慨歎。且近日醫家時弊。凡遇疾病危險。諸醫會集。其中學術平常者。不過依樣葫蘆。卽高明者。亦不肯另立意見。惟恐招人妒忌。又恐有失損名。瞻前顧後。亦是大同小異了事。不念上天賦我聰明才智。臨症不費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代天宣化。救濟蒼生。止於此中求富貴。顧聲名。以他人性命。痛癢無關。聽其生死。豈不有傷陰騭。清夜思之。寧無自愧。

今醫者於危難之病。不能取効。乃飾詞曰。古人渾朴。其

疾顯淺。易治。今人尖巧。病症幻出難醫。余曰不然。自古及今。醫聖醫賢。無理不闢。無書不備。總由後人學識未到。審症未真耳。若肯以應酬之工。用於誦讀之際。推求奧妙。研究深微。審醫案。搜脉理。一思百慮。感而遂通。鮮有不能取効者。今僭創一議。醫家無論內外大小。一年之中。所醫豈無一二奇症。擇識見高明者。結一醫會。或五六人。或六七人。每於歲底。各出所治奇病。何症用何藥。如何療。如何愈。互相叅酌。共成一帙。以爲醫案。每年增廣。使後人有跡可循。而無識

認不真之憾。其功亦不在盧扁下也。闡。徹上聲。顯也。帙音姪。書衣也。  
 人或偶爾吐血。不可概作虛勞。其中有因傷寒而吐血者。有因傷暑而吐血者。有因傷力而吐血者。有因跌撲而吐血者。有因過服補藥而吐血者。有因惱怒傷肝而吐血者。有因嘔吐損破胃腕而吐血者。有因洗浴混堂過煖而吐血者。皆非房勞腎虛吐血可比。今人一見吐血。便用勞瘵寒涼之藥。非虛勞而逼為虛勞。及脾損胃敗。多不可救。人有此病。當分門別類治之。不可遽用虛勞之藥也。又如脾胃虛弱者。胸腹膨脹。卽妄用鼓膈峻利。剋伐之藥。愈剋愈脹。愈伐愈膨。致脾胃受傷。以假作真。竟成鼓膈之症。又如婦人行經。原有虛實寒熱之不同。今人謂酒能活血。遇經行。遂多飲酒。若血熱者。過飲卽成崩疾。不可不慎。今附行經歌訣。使見者一目了然。則寒熱虛實。不待醫者而後辨之也。歌曰。婦人天癸有常經。血滿衝任匝月行。不及期來知是熱。過期血少自分明。若然色淡因痰滯。熱極多來紫黑形。氣滯臨行先作痛。虛時行過腹中疼。去多不住加涼血。來少無多大補榮。經閉要

張。卽妄用鼓膈峻利。剋伐之藥。愈剋愈脹。愈伐愈膨。致脾胃受傷。以假作真。竟成鼓膈之症。又如婦人行經。原有虛實寒熱之不同。今人謂酒能活血。遇經行。遂多飲酒。若血熱者。過飲卽成崩疾。不可不慎。今附行經歌訣。使見者一目了然。則寒熱虛實。不待醫者而後辨之也。歌曰。婦人天癸有常經。血滿衝任匝月行。不及期來知是熱。過期血少自分明。若然色淡因痰滯。熱極多來紫黑形。氣滯臨行先作痛。虛時行過腹中疼。去多不住加涼血。來少無多大補榮。經閉要

推虛實候。血枯氣膈熱痰因。此三者皆切時弊。特為揭出之。腕音管。胃之受水穀者。

人之一身。以脾胃為主。脾胃全賴飲食滋養。所以男子六日不食。女子七日不食。元氣即散。如真正傷寒傷食。有十日半月不食者。甚至一月不食者。因宿食在內。猶能為力。是以無害。今見傷風微滯。全不忌口者。固是不可。有冷斷絕飲食。必候身熱退盡。解過大便。方許少啜米湯者。似亦太過。不知微寒微滯。非真正傷寒傳經可比。若用藥得當。即日可愈。全要進新穀。

推陳穀。方能大便。然當食與不當食。亦有分別。非可概論也。須以手捫病者肌肉。覺肉中漸漸大熱。乃熱邪未退。必不可食。如捫之先熱。後漸不熱。乃虛熱也。可以稀粥徐徐補之。若微寒漸退。微食漸消。醫者不察。復投以發汗消導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無病則元氣受之。加以過餓。胃氣一餒。反生虛熱。必致另延醫家診視。在高明者尚可辨別。而淺見者。非認風寒未散。即疑宿滯停中。復行發汗消導。小兒多成慢驚。大人每致危篤。不可不慎也。且老弱虛損。產後最忌大

汗。大下。久餓。三件。若不加意斟酌。必致悞事。惟醫者細辨之。捫音門。摸也。

語云。上等之人。無病服藥。中等之人。見病服藥。下等之人。病不服藥。夫無病服藥。如壁中安鼠。無事生事。雖謂預為滋補。不知補之不當。益一臟。則損一臟矣。如補心者。火太旺。則傷肺。補肝者。木過盛。則傷脾。地黃丸。胃弱者。則膩膈。參朮湯。氣滯者。則滿中。全在補瀉得宜。方為有益。若夫見病服藥者。亦不可造次。必暫耐須臾。待從中達外。病症了然。若屬小恙。有滯則斲

苦茗。冒寒則啖薑湯。省煩勞。節飲食。煖衣靜臥。或不藥而愈。如果不愈。再延明醫視之。若病不服藥者。或因囊內無錢。或因僻壤乏醫。皆出無可奈何。亦有天性頑愚之人。畏藥苦口。病輕不肯服藥。及病勢已重。雖有良醫。莫能挽回。又有富貴子女。因父母姑息太過。病時雖有良藥。十無一咽。乃自貽伊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有子弟者。宜教之。女子尤不可忽。異日于歸之後。病不服藥。恐為公姑丈夫所憎惡也。由此觀之。無病服藥。所以起下文二句。不可執一

而論。以無事生事。反致為害也。賦音泥去聲。脂凝著也。瞑眩音面銜。潰亂也。

古云。不藥得中醫。非謂病不用藥也。恐其誤投耳。蓋脉理至微。藥理至深。用當通神。乃不易之論。

閒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眾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惟唯唯聽醫而已。若醫學未精。妄執己見。則又為害不淺也。

天下謀生之術甚多。然有善者。有不善者。託術善。則心因之以善。託術不善。則心因之以不善。故術不可不慎也。吾儒子弟。若讀書不成。家業不稱。最善之術。莫

如學醫。可以積德。可以養生。

每閱醫書方論。稱甘草為國老。大黃為將軍。蜈蚣為天龍。蝸牛為海羊。冰片為腦子。牛黃為丑寶。乳香為薰陸。牽牛為黑丑。天麻為獨搖草。冬青為女真寶。枸杞為仙人杖。羌活為長生草。人乳汁為盤桃酒。土茯苓為仙遺糧。中暑為中暍。勞倦為解你。一匙尖為方寸七。一復時為一對週。些須為刀圭。少許為一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本草原有別名。取用貴在淺近通俗。書名急救良方。簡便奇方。皆欲速取其効。以救人也。

若反用疑難名色。令人糊塗不解。豈不與命名之意相悖乎。至藥品之似是而非者。亦當辨別。如象貝類。川貝。桔梗類。人參。烏頭類。附子。姜黃類。鬱金。草斛類。石斛。撫芎類。川芎。小草類。遠志。砂仁類。蔻仁。西呆類。木香。皂刺類。鈎藤。採樹枝充桑寄。醃松稍。賴菴蓉。升潮腦入冰片。搗蒜汁和阿魏。研荔枝以攪麝香。染松脂以代血竭。熬廣膠以作阿膠。煉白鹽以亂秋石。古礦石灰云龍骨。花粉末混胆南星。種種偽雜。難以悉舉。若不察真偽而誤服之。焉能療病。本草綱目。嘉謨

云。醫藥貿易。多在市家。諺云。賣藥者兩眼。用藥者一

眼。服藥者無眼。非虛語也。賜音謁。傷暑也。你音亦。解你。尺脈緩澀也。

金汁一種。為痘門熱症要藥。臨時即重價購求。尤恐真偽莫辨。不惟無效。且多誤人。無力之家。更難猝辦。因思此物之貴。以其歲月久耳。第人略而不置。故為難覓。使每年於隙地。埋收糞清數十鏹。至臘月以新易舊。取用源源。不獨為痘門所需。更救一切服毒。廣行利濟。需者不慮其假。用之可以奏功。所謂惠而不費。人亦何憚而不為耶。汁音執。液也。鏹音談。瓮屬。

藥有君臣佐使。炮製各有不同。人每鈔方配藥。喜其價廉工省。不知市肆。惟知藥品貴賤。孰辨補瀉溫涼。賤者多撮。貴者微施。輕重既失其宜。炮製自是不當。服之不獨無益。而且有損。凡配藥店中。幸勿賤多貴少。以假乍真。炮製依方。分兩如數。取效均有益焉。

朗空子曰。張安國曰。嘗見市之賣假藥者。其誤人之罪。殆有甚焉。昔陶隱君。孫真人。以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眾。彼賣假藥者。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

之中。暗滅其祿。或身多橫禍。子孫非理破蕩。蓋緣贖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欺悞。反致傷損。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最重。無辜被害。彼痛何窮。嗚呼。其報安能免耶。

童吉人曰。夫用藥必揀地道。炮製必遵古法。人皆知之。至陳腐過性。人多忽之。故往往有良方而不能奏功。如陳皮。半夏。南星。紫蘇。枳實。枳壳。青皮。佛手。香櫞之類。以陳久者良。若人參之陳者。蛀者。惟素不能服。參不受補者。服之有益。否則陳不如新也。餘皆以新者

爲佳。收一年者有功。二年者效減。過三年則無功矣。今藥肆中常有積之三數年。甚有十餘年者。攪雜售之。雖不致如假藥害人。然服之無益。乃咎方之不良。則醫亦受冤矣。

又曰。藥必用引。所以引藥歸經。直達其所。爲藥之前導也。如燈心。清熱。止渴。除煩。寧神。與龍眼同用。則補心。寧神。生津。定驚悸。却健忘。與木耳同用。則清音。與竹葉同用。則止嗽化痰。胃寒者忌之。若與生薑同用。則寒熱不分。自相矛盾矣。生薑用以通關。安胃。和胃。煖

胃。止嘔吐。溫經。發散。通氣。煨則開鬱。去皮則熱。連皮則溫。止用皮則消脹。若口舌乾燥。口瘡。咽痛。瘡瘍。皆忌之。與大棗同用。分陰陽。和胃。健脾。溫中。薑汁與竹淋。或荆瀝同用。則化虛痰。露薑則治寒痰。冷瘧有半夏必用之。如製過半夏。亦可不用。不必矢上加尖也。烏梅爲引。必去核。止嘔吐。生津。止渴。安蟲。引耗散之氣。熱症可用。寒則忌之。與蔥同用。則發汗。餘則否。蔥頭用以發散。煨蔥與煨薑同用。則止小腹。心脇。腸胃之痛。若有蜜之藥。切宜忌之。蓮子爲補虛。益損。健脾。



止瀉之用。竹葉、竹茹為清肺止嗽化痰係肺之用。側柏葉、浮麥止骨蒸勞熱自汗盜汗橘葉惟婦人吹乳用之。飴糖則潤腸通燥結泄瀉忌之。韭汁藕汁惟活血止血可用。蘿蔔汁梨汁則定火喘痰喘同薑汁童便用之更佳。可以消脾肺二經之濁氣也。童便止血降無根之火。引龍雷之火。白馬乳黑驢溺惟三消之症用之。以止相火藥不一方。引不一用。有不用引者。有卽以藥為引者。又不一而足。恐誤用反為害。不可不知也。瘍音羊。創也。飴音怡。錫之清者。糖同錫。或作糖。

史搢臣曰。藥引中常寫生薑幾片。燈心幾根。或幾十寸者。蓋片有厚薄。根有長短。二者宜寫分兩。恐過與不及。均難取效也。煎藥宜各藥各銚。不可同他人混雜。恐彼煎剋削。我煎補益。彼煎寒涼。我煎溫煖。藥性相反。譬如酒壺沖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人知參能補人。不知亦能害人。貴介之家。平日淫欲時有。一當病發。卽疑為虛。重投以參。大寒大熱。俱伏在內。始而以參醫病。既而用藥醫參。病可醫。參難醫。是兩病也。雖有扁鵲。莫措其手。慎之。慎之。

癰疽發背。雖關七情六慾。亦由膏粱厚味。熱藥春方。所以藜藿人患之者少。富貴人患之者多。此其明驗。更有勸者。人遇有疾。寧食丸散。毋飲藥酒。蓋酒能興陽動慾。邪火易煽。縱然有益。不足償損。若必欲用酒。引經和血。須清晨服之。庶無妄念。至浸藥之酒。亦有數種。惟黃酒糟燒。米汁者可用。外此白酒糟燒。尚嫌麴藥不良。何況大麥黍秫之類。皆川烏。草烏。麻黃。桂枝。大黃。巴豆。造爲麴藥。強製成酒。損人更甚。

常覽食物本草。遇有毒者。戒人避之。如河豚菌子。本草

載有大毒。而受害者。歷歷有人。人偏喜其鮮美。必欲食之。喜河豚者。或張蓋烹炮。或用銀器調羹。或先投燈草試毒。或預備甘蔗防害。明知故爲。以口腹而輕性命。則惑之甚矣。卽小兒食魚。亦屬冒險之事。

有毒之物。人皆畏而不食。亦有有毒。而爲人所忽略者。如天時亢旱。菜葉生蟲。園丁每以砒末殺之。遇大雨後。其毒可消。若未經雨潤。悞買此菜。洗之不淨。食之。未有不爲受害者。又如廚房水缸。悞落飯粒。日久生翳。食之。令人生疔。卽屠肆所買牛馬犬驢等熟肉。多係

有病自灰者。食之亦令人生疔。故水缸中宜置貫眾。亢旱之菜宜少食。屠肆熟肉戒勿食。可免其患矣。

中和湯。專治一切醫所不療之疾。服之令人保固元氣。邪氣不侵。萬病不生。可以久安長世而無憾。

思無邪。行好事。莫欺心。行方便。守本分。

莫嫉妒。除狡詐。務誠實。順天道。知命限。

清心。寡慾。忍耐。柔順。謙和。

知足。廉謹。存仁。節儉。處中。

戒殺。戒怒。戒暴。戒貪。慎篤。

知機。保愛。恬退。守靜。陰騭。

右三十味。咬咀為末。用心火一觔。腎水二碗。慢火煎至五分。連渣不拘時溫服。咬咀音釜沮。古無刀。以口敲細煎之。有合味之意。

和氣丸。忍。此方惟忍一味。專治大人小兒一切氣

蠱。氣脹。咽喉氣塞。胸膈氣悶。肚腹氣滿。遍身麻痺。咬唇切齒。瞋目握拳。面紅耳赤。忽若火燎等症。服之令

人諸疾冰釋。立地清涼。每服一丸。用不語唾嚥下。忌

怒。痺音祕。風寒溼三氣雜至而為痺。俗作痺。瞋音嗔。怒視也。

廣仁方。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

四學弊虧。五輕財忍辱。好施。六甘澹泊。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不尚才華。技藝工巧。九不交豪俠客。不蓄優妓。不寵健僕。十不殺生。十一不妄語自欺。十二學佛法。黃老。守雌。

千秋大雅方。此方專治一切多年俗病。服久令人得大智慧。得大辨才。得大福祿。

從容一片。書史百城。細心。炯炯雙眸子。海口一波濤。研明。不龜手。三分。今時人不知。搜索。下問。十六兩。有以多為貴者。此類是也。龜音均。不龜。謂手凍不皸。疥也。出莊子。

右劑量成。不必安鑪立竈。以文火鼎愛。不疾不徐。如鷄抱卵。自然水到渠成。不拘風雨晦明。晝夜寒暑。時服之。忌燥。劑音穢。齊也。

產育類

王甯堂產寶序略曰。醫書浩瀚。醫理淵深。在昔明哲。雖皓首窮年。得其言而不能得其理。究其跡而不能究其蘊。醫可易言哉。產寶一書。其立言專為婦人立科。與旨微言。多本於巢元方之論。凡經絡臟腑。水火標本。次第方略。宣暢曲辨。原疾量劑。貫微達幽。極於參

兩之妙者。忽杪莫遺。誠可以規矩方員。準繩平直。學醫之士。宜善用之。愚意居家者。尤宜讀之。則胎產之婦。抱諱暑之困者。可資藉靈文。回膏腴。贖天札。轉危羸之體。而樂於壽考之天矣。諱音呼。大叫也。暑音庖。呼寃聲。

又曰。嘗考千金方。論婦人之疾之難。十倍男子。而其所以難者。婦人性僻欲多。慈戀愛。憎憂。恚之情。一染卽堅。葛稚川曰。婦人胎產之疾。尤為諸疾之劇。若非先令其情意寬緩。藥亦無功。夫婦人者。眾陰之集。常與溼居。十四已上。陰氣浮澀。百想經心。內傷臟腑。外損

姿容。月水去留。瘀血停凝。中道斷絕。其中傷墮不一。虛實又錯。惡血內漏。氣脈耗絕。或飲食無度。損傷非一。或宿疾未愈。合其陰陽。或行步風水。便利於懸厠之上。風從下入。變成十二痼疾。所以婦人別立其科也。恚音惠。怒恨也。厠音次。溷厠也。

聶久吾曰。或問娠妊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四箇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分。或踰月而始生。其理何與。曰。其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充盛。養胎之法。其血猶有

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觸動任脉。故血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失血。胎雖不墮。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產。余曾見有十二三月。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者。往往有之。俱是氣血不足。胚胎難長。故耳。凡十月之後未產者。當服大補氣血之藥。以培養之。庶分娩之無憂也。晚音免。生子免身也。或作晚。非。胎音坯。婦孕一月也。俗作胚。

又曰。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箇月內。不能調養。以致氣血虛故也。蓋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

今人未諳此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氣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胎息羸弱。日月既足。子如夢覺。即欲分娩。遂能拆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胞中之漿水。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即翻身隨漿而下。此為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夢寐未醒。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至橫生逆產。臨產之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急服催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惡血。道路通達。庶有

速產之功。

娠音震。婦人月事不行。始卽三月而動有形。故謂之娠。又通作身。

又曰。或問婦人產後之症。丹溪云。當以大補氣血為主。

治雖有雜症。以末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不可作風

治。而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症。悉宜大補氣血乎。

曰。詳主末二字。其義自明。若夫氣血大虛。諸症雜揉

俱虛。而無他症者。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

冒風寒者。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

太陰者。補氣血藥。加清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未盡。

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後大補。經曰。

有木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

則治其本。丹溪主末二字。卽標本之意耳。臨症之際。

其於望聞問切之間。豈可不辨乎。若一例施之以補。

豈非刻舟求劍之術耶。

揉音柔。又上去二聲。

史搢臣曰。婦人生產。乃造化自然之理。夫胎至十月。形

完氣足。自然分娩。譬如瓜熟蒂落。栗老房開。花欲放。

而蕊自破。草欲生。而土自穿。卽胎卵蠢動。皆係自生

自養。何常用藥用符。以造命論之。富貴命。貧賤日時

必不產。貧賤命。富貴日時必不生。順其天時。自無產

難。平時須講說明悉。臨產始有主意。產婦坐臥。須順四時方面。并避五行禁忌。穩婆擇諳練者用之。不可聽其亂動。蓋此輩原屬愚蒙。不通道理。往往纔見胎轉腹痛。兒未下墜。非常產之時。卽令產婦坐草。妄努氣力。及至腹痛連腰。眼中如火。糞門逆急。正當生之時。而產婦業已困乏矣。或用力妄逼。令兒錯路。或預先試水。妄施手法。悞觸胞胎。致胞水先乾。不能滑利。又或任產婦曲腰扭身。斜倚側靠。致胎偏逆一隅。更且用藥用符催逼。此橫逆之患。有自來也。若遇初生

頭胎。縱有橫逆諸症。穩婆宜加寬慰。莫使產婦驚慌。尤不可令多人在傍。言語嘈雜。或門外窺伺。唧唧噥噥。令產婦生疑。時到自生矣。產後不可卽令睡到。恐惡露停蓄。且防血暈。又產後最忌早合。婦人易致終身之疾。男子亦大有虧損。故於受胎之後。宜分房另住。凡小產墮胎。及痘疹毒盛者。皆由孕後不能絕慾之故。所謂上士異房。中士異牀。下士異被。是也。試看馬牛犬豕。一受胎後。絕不再交。故從無傷亾之患。雖不可以畜比人。然生育總是一理。受胎之後。又宜時



常行動。最忌久坐久臥。勤事鍼朮。并食肥濃炙燂。烟  
 酒生冷。以及驚憂恐懼。無病服藥。師巫鍼灸。或聽信  
 邪說。轉女為男。妄貼有麝膏藥。亂食開膈破氣丸散。  
 吞服符水。種種皆為害不小。試觀田野勞苦之婦。糟  
 糠貧淡之妻。極易生育。此其明驗也。如妊娠後有病。  
 非藥莫愈。藥有禁忌者。附歌於後。惟自慎之。歌曰。  
 蛭斑水蛭及虫蟲。烏頭附子配天雄。野葛水銀并巴  
 豆。牛膝薏苡與蜈蚣。三稜芫花代赭麝。大戟蟬蛻黃  
 雌雄。牙硝芒硝牡丹桂。槐花牽牛皂角同。半夏南星

與通草。瞿麥乾薑桃仁通。礞砂乾漆鱗爪甲。地膽茅

根都失中。逆音卞。蚩音萌。齧人飛蟲有數種。礞音  
 繞。礞砂能透五金。有氣礞番礞二種。

人參一味。俗云胎前不怕一兩。產後只怕一分。此言不  
 知何據。夫產後不用參者。為氣血充實。惡露未盡。恐  
 補住敗血耳。若產後汗如雨下。氣血大脫。此真陽飛  
 越之症。吉凶反掌。非倍加人參。何以保固元氣耶。  
 生產必用穩婆。所以穩產婦之心也。乃有愚夫愚婦。以  
 見穩婆為耻。又意在惜費。遂自為生育。或產時未到。  
 即便驚動。往往有逆而不順者。有順而不育者。甚至

胞衣不下。危急無措。方尋穩婆救之。或一時難覓。或路遠難期。及至入門。不可救者多矣。能聽此言。受益不小。穩音溫上聲。安也。

產後血氣暴虛。惟宜垂慢靜坐。閉目凝神。以待元氣來復。世俗有洗三一節。有餘之家。纔三日。必染煮各色雞子。佐以各種果核。餽遺親眷。親眷以賀喜雜沓而至。致令產婦添許多應酬勞碌。耗費精神。不旋踵而病生矣。因未得安靜。血隨氣上。心神迷亂。或眼前生花。或悶絕不知人事。口噤神昏。氣冷。其害有不可言。

者。豈非賀喜而反貽以憂耶。幸裁酌行之。核音鶻。果實骨也。

小兒衣胞。乃先天根本。必避神煞。埋之吉方。勿使蟲蟻浸蝕。否則令兒不安。更防穩婆竊取。作紫河車。與人合藥食之。令兒終身蹭蹬。有用器盛而埋之者。不若以土埋之。易於腐化。若用物盛。恐日久動土。又復暴露。亦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理。保嬰者慎之。蹭音去聲。蹬音鄧。小兒產下。啼聲不出。俗呼草迷。往往誤傷其生。不知肛門內。有應破膜皮未破。氣不能通。致有此症。宜用骨簪。或銀簪。由肛門輕輕通進一二指許。搯破即啼。

小兒初生。氣欲絕。不能啼哭者。必是難產。或冒寒所致。急以綿絮包裹抱懷中。未可斷臍帶。急撚大紙撚。蘸油點燈。於臍帶上往來。遍帶薰燒之。蓋臍帶連兒腹。待火氣由臍入腹。更以熱醋湯盪洗臍帶。須臾氣回。啼哭如常。方可浴洗。浴洗了。方斷臍帶。臍音扛。大腸端也。蘸斬去聲。

小兒初生。大小便不通。腹脹欲絕者。急令婦人以溫水先嗽了口。吸啞兒前後心。并臍下。手足心。共七處。每一處。凡三五次。嗽口吸啞。取紅赤為度。須臾自通。不爾無生。一有此證。知此法。可得再生。

小兒生下。口中尚含胎血。如有手快穩婆。摳出口中惡血與宿汁。此是胎毒。隨用拭穢法。預以甘草一寸。炙熟。細切。置地上。出火毒。一時許。用水一盞。熬去三分之一。去滓。用新綿蘸滴兒口中。令嚥盡。次用黃連細切。沸湯泡良久。濾淨。以軟綿裹指。蘸汁拭其口。須臾吐痰及瘀血。不可與硃砂蜜。待兒饑渴更與之。令兒年長。智睿無病。出痘稀少也。

嘗聞子在母腹中。胞胎十月。止於臍中與母通氣。初降生之時。雖曰胎胞已破。始於兒口鼻中。接天地之氣。

而呼吸之。其臍中所通之氣。猶未盡絕。況收生之母。不明通氣之大理。不知斷臍之細功。粗心妄意。以致斷臍之初。因所通之氣。招風入內者有之。其法新生小兒。綿裹臍帶。離肚五六寸處。先用軟綿繒住腳。於線外將臍敲斷。片時去線。待血流盡。以手輕輕揉散艾。灸臍頭三五炷。結作紇絡。軟綿包裹。切不可常時揭看。待臍根落去。自然無事。敲音杳。齧也。俗作咬。非咬。咬。鳥聲也。

小兒臍帶脫落後。取置新瓦上。用炭火四圍燒至烟將盡。放土地上。用椀蓋之。存性。研為末。預將透明硃砂。

研極細。水飛過。臍帶若重五分。入硃砂二分五釐。用生地黃。當歸身。煎濃汁一二蜺殼。調和前兩味。抹兒上。臍閒。及乳母乳頭上。以一日盡為度。次日大便遺下穢濁之物。終身永無瘡疹。及諸疾病。生一子。得一子。十分妙法。宜遵而行之。蜺音顯。小蛤也。疹音軫。膚創如麻粟。其類不一。

雲洲皇甫先生曰。夫嬰兒在胎。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臟腑百骸。氣血筋脉。其形雖具。肌體未實。骨格未成。陽氣既足。陰血未全。所以不可太飽。煖以銷其陰。此丹溪先生之大戒也。然兒在母腹中。必藉母氣血所

養。故母熱則子熱。母寒則子寒。母驚則子驚。母弱則子弱。所以有胎熱胎寒。胎驚之證。初生未啼時。口中尚有惡汁。急令拭去。更用甘草黃連。細切少許與之。以解三穢液毒。不惟無驚熱之患。抑免痘疹之憂也。月裏常令啼哭。則胎中所受熱毒。從而散之。胎中驚氣得而解之。則旬日之間。無重舌木舌口噤胎風胎熱胎驚之病。斷臍後。臍或方褪而尚未乾燥。若頻浴之。則風溼侵入臍中。而有臍風撮口之證。乳食太多。則有吐乳泄利腹痛痰涎驚疳風癩之證。綿衣太煖。

則陰內銷。使兒嬌怯多病。略見些少風寒。便易感冒。皆係重太過之所致也。所以貧家兒。堅勁無疾。富家兒。柔脆多夭者。譬之草木方生。以物覆蓋緊密。不令見風日雨露。則萎黃柔弱必矣。今之昧者。往往罹此而不能育養其子。後生之子。益加珍愛。尤悔前子之不飽煖而歿。竟不知其過愛而反害之也。嗚呼痛哉。故作護養歌。歌曰。噤音禁。口閉也。褪。吞去聲。卸衣也。癩音閑。驚病也。萎音委。木枯也。十月嬰兒初孕育。肌膚未實陰未足。正當生下未啼時。急以拭去胎液毒。黃連甘草頻與佳。免致斑瘡天

疾速。五六日閒臍未乾。縱然炎熱休頻浴。但將故絮遮其身。下體單寒常露足。見些風日有何妨。月裏頻啼纔是福。胎毒胎熱得以伸。熱氣隨啼無蘊蓄。勿令過愛不置懷。免與新綿重被覆。昧者重綿尚恐寒。乳哺不離猶恐哭。但見微風便感寒。纔聞音響時驚愕。做出疾病不可言。所以富兒多命促。我嘗諳此歷驗之。故此子孫多易鞠。

小兒初生三五月。宜綳縛令臥。勿豎頭抱出。免致驚癇。初生小兒。宜用七八十歲老人。舊衣裙袴。改作衣衫。令

兒有壽。雖富貴之家。切不可新製綾羅氈絨之類。與

小兒穿。不惟生病。抑且折福。滿月受賀。宴賓。宰殺不宜。束也。綳音崩。

兒生四五箇月。止與乳喫。六箇月以後。方與稀粥哺之。

周歲已前。切不可喫葷腥。并生冷之物。令兒多疾。若

待二三歲後。臟腑稍壯。纔與葷腥最好。

方古庵曰。小兒如草頭之露。水上泡。用藥不可不謹也。

夫小兒之病。多因脾胃嬌嫩。乳食傷積。痰火結滯。而然。其證不一。且舉其尤者而言。乳食傷胃。則為嘔吐。乳食傷脾。則為泄瀉。吐瀉既久。則成慢驚。或為疳病。

乳食停積。則生溼痰。痰則生火。痰火交作。則爲急驚。或成喉痺。痰火結滯。則成癩吊。或爲喘嗽。胎熱胎寒者。稟受有病也。臍風撮口者。胎元有毒也。鵝口口瘡者。胃中有溼熱也。重舌木舌者。脾經有實火也。胎驚夜啼者。邪熱乘心也。變蒸發熱者。胎毒將散也。丹毒者。火行於外也。蘊熱者。火積於中也。中惡者。外邪乘也。睡驚者。內火動也。痢者。腹中食積也。瘧者。脛上痰結也。外感發熱者。鼻塞聲重也。內傷發熱者。口苦口乾也。心痛者。蟲所嚙也。疝痛者。寒所鬱也。積有常所。

有形之血也。聚無定位。無形之氣也。胃者。主納受也。脾者。主運化也。脾胃壯實。則四體安康。脾胃虛弱。則百病蜂起。業童科者。可不以調理脾胃爲切要哉。史搢臣曰。小兒驚風。有推挈一法。閒有手到病除之驗。凡有此症者。宜延明醫用藥。擇術精老媪推挈。切不可服彼丸藥。有小兒痧痘將出。先發驚搐。必用藥發表。其驚自退。若妄加推挈。則禍不旋踵。又有小兒久病虛弱。多成慢驚。此最費手之症。全要用藥調治。如不分虛實。一概推挈。則元氣愈虛。多不可救。諺云。急

驚驚病不驚醫。慢驚驚醫不驚病。正此之謂也。夫小兒疾病甚多。惟驚風較諸症最猛。雖屬驚熱風痰而成。亦由父母愛惜太過所致。保嬰者鑒之。

高幼岡曰。昔人之論痘者眾矣。率謂與傷寒大同小異。初覺時。頭痛。體重。面赤。氣麓。壯熱。多睡。驚悸。呵欠。頓悶。咳嗽。逆。噎。噴。此大同也。至於不惡寒而惡熱。面色與四肢俱赤。眼睛黃。手足厥。唇紅。耳尖冷。尻骨冷。小便赤。大便不通。其脉洪大而數不定。則小異耳。傷寒急宜發散。痘症只宜溫平。斷不可妄發。妄下。又不可

令兒受風冷。蓋兒腹中稟父之精。食母之血。以成形。故痘毒生於胎胞。成於歲染。兒所必不能免者。一名爲百歲瘡。其出也不拘歲時。惟是兒一歲。或至三歲。出時皮膚嫩軟。痘出自易。若四五歲。至十歲上下。出時皮膚嫩軟。痘出略難。譬則土虛則苗易生。土實皮膚稍稍厚硬。痘出略難。譬則土虛則苗易生。土實則苗難發。亦在培植何如耳。蓋兒痘毒雖在內。然亦未始無因。故有因中寒溫而得者。有因傷食而得者。有因傷風。或驚悸而得者。外有所感。五臟之毒。始次第發矣。前輩謂痘出自腎。而傳肝。傳脾。傳心。傳肺者。



人皆疑之。不知此乃自內出外之意。非謂胎毒獨藏於腎也。蓋毒在兒身。隨寓而伏。但因歲火流行。一二日。自腎從骨髓流出於肝。肝主筋。血氣充足。傳毒於脾。脾主肌肉。而無留於筋。三四日。傳毒於心。心主脉絡。而無留於肌肉。四五日。傳毒於肺。肺主皮毛。則毒盡出於外。七八日。膿水漸乾。十日十一日。瘡痂盡結。十二三日。痂落而身體光澤。是腎毒無留於四臟。故易出易靨。始為大吉。緣五臟稟受氣血充實。故也。若心肝脾肺有虧。其毒不能盡發。必有後患。或渾身壯

熱。口乾悶亂。或搐搦牽制。紫黑潮熱。或痘後成癰。毒發四肢。俱難調攝。若痘不發。不尖員。不肥滿。痂落甚遲。而収靨難者。皆因未病之先。少用表毒補氣血之劑。故臟有留毒。氣血不能送毒於外耳。且痘當未出之先。毒伏而不顯。惟痘毒傳出四臟。而腎無留邪者。吉。倘初熱時。便覺腰痛。見點時。色即紫黑。兒多不救。何也。蓋毒氣留於腎閒。而不能發散。故也。信乎胎毒出自命門。變黑歸腎。百不救一。  
凡考平聲。脊骨盡處。痂音嘉。瘡音也。搦音觸。牽制也。搦音諾。按也。

又曰。古人止云。痘有順逆險三症。順症不須治而愈。以

氣血充實。故也。逆症不必治而危。以氣血不足。故也。二者皆自天定。非人力可爲。惟險症。凡面有數顆光淨。身上縱稠。尤可調治。治之則生。不治則死。未可盡歸於數也。朱氏。蔡氏。錢氏。聞氏。陳氏。論痘。惟知氣血虛實寒熱。就中斟酌補瀉。用藥調理盡之矣。並無言及治痘疔之說。惟羅田萬公曰。痘疔只要疎通解散。不使毒邪陷伏。別無治法。涇川吳子曰。以鍼挑破。以口吸其血。吐入椀中。看血何如。點入四聖丹。此雖知挑。又未得法。余父子治痘。專以認痘疔爲奇法。痘初

發綻點。仔細看兒遍身有痘疔否。如有痘疔。此非藥餌所能去者。急用銀鍼挑之。點二妙丹。如巳時挑過。午時卽起發貫膿。爲効甚速。故先要識得怪痘。望痘。怪痘者。眾痘未熟。先標。未長先膿。其膿且滿而黃。名爲怪痘。望痘者。眾痘未熟先出。形似癰癩。有白果大者。有核桃大者。且硬而有紅根。又非銀鍼之可挑者。急用獨蒜艾葉灸之。卽愈。起死回生。只在一鍼一灸之微。真仙傳之祕訣也。往遊江南。聞挑撥之說。人人吐舌。惟恐洩氣。不知疔猶寇也。一寇荷戈當關。千人

辟易。君子不得而出矣。設有良將。斬寇奪關。凡我君子。前無障礙。遂得一湧而出。此挑撥之功。所以爲大也。設若有痘疔不挑。令兒燥煩。悶亂。腹脹。惡心。不食。請醫視之。不識痘疔之害。卽用藥百劑。無用矣。嘗見二三日有疔不撥。當出不出。三四日有疔不撥。當長不長。五六日有疔不撥。當貫不貫。過七日不撥。雖虛扁何所用其力哉。撥要當時。須待疔痘上漿之際。方能含鍼。不可太早。不可挑破痘壳。又不可重入。傷肌出血。輕重之間。最宜畱心。疔形圖說。詳載仙傳奇書。

又曰。夫疹與痘異。痘出五臟。而疹則出於六腑。腑屬陽。陽主氣。故疹有形而無漿。其症多實熱而無寒。爲症旣異。治法亦殊。疹有實熱之症。令兒戰慄似寒。不可作寒看。乃火象也。熱極生陰。反作寒耳。初熱時只宜發表。再宜補陰制陽可也。蓋疹熱甚。則陰分受其熬煎。而血多虛耗。故治以清火滋陰爲主。不可少動其氣。若燥悍之劑。首尾當忌。世惟知兒痘所係之重。而不知疹之所係亦不輕。余平日治疹。初見發熱。多是傷寒。然兒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角生漠。眼胞兩臉。

浮腫其淚汪汪惡心乾嘔恆欲飲水則實與傷寒洵異宜謹風寒忌葷腥此其大節一日三次出爲易二日再出六次爲吉使發出不快急用藥表之使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自無畱毒看疹之法多於耳後項上腰腿先見頂尖而不長隨出隨収其形小而均淨者吉也若色見紅者兼火化也其症可治宜化斑湯主之或人參白虎湯亦可如以手伏之其色卽白而手起卽紅者此血不足也宜養榮湯主之如紫赤乾燥灰暗火盛毒熾大渴飲水不止宜六一散解之或黃

連麥冬湯亦可大熱不退加柴胡黃芩升麻乾葛牛芎立參熱甚譫語昏昧不省人事宜用黃連解毒湯兒如發渴勿禁飲水但不宜多雖出自寒天亦不當重加衣服被褥等件恐熱毒入咽喉令兒聲啞而疹不得出爲害不淺疹有吐瀉宜用四苓散加牛芎柯子或疹出而身尤大熱升麻白虎湯內倍加牛芎立參至九日收畢聲啞而無音凉水調兒茶對入礪砂服之卽愈疹後有痢者皆因積膩所傷必先利其毒而後補須用大黃與黃連枳殼檳榔以疏利之勿食

甘甜。以免牙疳。如有此症。紅棗去核。入一米粒。雄黃。燒過爲末。米泔漱口。少入鹽湯。可愈。隱疹不得出。升麻湯內。加麻黃。卽出。數日不食。飲水。須以清胃養脾。解毒爲主。毒退。自然飲食如常。疹毒未盡。不可當風。恐防病目。且見風太早。一腫卽消。必定體瘦肌黃。勿食椒麪熱物。以致胃火烟觸。口舌生瘡。令兒啼哭。如有此瘡。尿盆白垢。燒過少許。擦之可愈。治疹無他奇法。惟清涼解毒爲第一義。疹出三七。以及百日。皆不可忽。語曰。痘前難。疹後不易。信哉。

又曰。古人立方。各有所見。但用之。不當其時。或執一而不通。以致偏寒偏熱。悞兒多矣。若能分虛實。而辨補瀉。則治痘無餘法焉。諸方之用。不過發散。升提。和解。下利。補益。閉澀。數者而已。然病症。又有微甚。方藥。亦有輕重。大抵看其微甚。辨其輕重。則方藥之加減。固有不。必拘拘於定法者。凡發散表熱。微者用升麻湯。甚者用麻黃湯。凡解利內熱。微者用解毒湯。益元散。甚者利大小便。方內外壯熱。微者用和解湯。小柴胡湯。甚者用連翹飲。參蘇飲。氣血俱虛。用補中益氣湯。

甚者用八珍湯。十全大補湯。補血活血。微者用四物湯。甚者用當歸活血散。白芍獨聖散。補氣行氣。微者用四君子湯。保元湯。甚者用內托散。虛寒之症。微者用理中湯。參苓白朮散。甚者用木香異攻散。小便赤澀。微者用四苓散。八正散。大便秘。微者用蜜導法。四順飲。宣風散。甚者用大柴胡湯。兼外熱者。用承氣湯。涼膈散。此數方。爲諸方之要領。其餘一症。有二三方者。亦當審其輕重。而酌用之。庶幾無悞。

有祕傳稀痘奇方者。自稱家中男女。用此方。已經七世。

不出痘矣。故以公之天下。有小兒者。於除夕。揀赤葦麻子。三十六粒。杵成泥。加研細好硃砂三分。拌勻。約亥初。擦兒兩顴。兩手足心。兩肘拐。兩臂彎。兩臀彎。兩脇窩。兩脇下。一一擦遍。勿洗。待其自落。擦一次。所出必稀。二次則止數點。過三次則永不出了。藥雖平常。實有奇効。幸勿忽諸。顴音權。頰骨也。臀音豚。髀也。

史稽臣曰。小兒種痘一說。初余不信。繼見所種皆驗。又疑後來復出。邇年種者愈多。屢見所種之人。皆娶妻生子。諒不復出矣。行此道者。雖以符術爲重。必採順

症痘痂。塞鼻爲苗。凡種痘之家。須訪手段高。歷有明  
驗者。縱用符法。亦必熟諳藥性。方可與種。外則設壇  
虔祀痘神。內則服藥佐助。更宜保護禁忌。切不可孟  
浪輕施。倘有失手。悔將何及。夫痘無論自出與種。皆  
賴父母心田培植。方能保全也。余昔有痘神聯云。秉  
天地權衡。種根苗。感應不爽。察父母善惡。施順逆。旋  
轉無差。

小兒痘症。雖有順逆危險之分。實有寒熱虛實之異。大  
凡發熱見點之時。不獨保護禁忌爲要。全在分門別

類而治。若熱症妄用辛燥。寒症悞投芩連。虛則分解  
過度。實則補劑輕投。反掌變幻。所係匪輕。有拘定成  
方。二三日必解毒。五六日必起發。八九日必托漿。至  
十一二日。卽爲補助收靨。順症是矣。豈知逆症不然。  
常有風寒遏抑。飲食內傷。榮衛不和。表裏不暢。痘雖  
見點。有五六日不能出齊者。十餘日不能貫漿者。有  
火邪太旺。毒氣內伏。不能達外者。有虛寒氣弱。脾胃  
衰微。不能發出者。豈可概論。更有一見熱症。卽用石  
膏金汁。犀角羚羊。過於寒涼。竟不能成功者。一見虛

寒。卽用參芪桂附。河車鹿茸。過於溫補。或反現別症者。有因痘出遲。不知爲熱症。悞用酒漿。頃刻昏聩者。可見寒熱不辨。藥切不可悞投。蓋痘之熱症。固不可見酒。卽發痘用筭。亦不可多。筭者。損也。過多。則傷元氣。致泄瀉。大凡輕變重。順變逆。其中多有自悞也。

痧痘發熱。不過數日卽出。竟有發熱十數日。以至半月方現者。訛傳餓痧飽痘。一經發熱。卽令禁絕飲食。在熱一二日者。元氣猶能達表。若熱至十日半月。則元氣先已餓傷。雖見點之後。重用升麻等藥。何以表托。

而現。故多不能收功。當其痧疹流行之候。卽慎風寒。節飲食。保護於未熱之先。斟酌於既熱之後。果無大滯停中。切勿過餓。餓久。恐有不測。初發熱之際。以炒

過粳米煮稀粥。量與食之。

粳米蒸熟。曬乾。炒黃。鋪地上。去火氣。至於見

點。與回時。仍前食以稀粥。兼用藥調治。自獲安全也。大人癰疽。由七情六慾所致。小兒犯此症者。情慾何來。由父母醉後行房。或用房術熱藥。貪淫無度。或食辛辣炙燂。火烘衣被。不獨痘疹中熱症難治。往往多發胎毒赤遊丹。有以精豬肉貼之者。蝦蟇皮貼之者。芭



蕉根搗敷者十不一効。父母調攝其可忽諸。蝦蟆音遐麻。凡小兒瘡癬氣血未定。皮膚脆弱。止宜金銀花煎湯內服外洗。解其瘡毒。不可妄用水銀。硫黃。人信。木驚之類。或搽或薰。瘡可頃刻收入。則毒氣內攻。數日間必現。死証萬不可救。

父母愛子之心。固無所不至。若愛之不得其方。有因愛而成其害者。每見人家鍾愛子女。必以金珠裝飾。不知實伏禍機。倘照看稍疎。一遇歹人。禍將不測。輕則拐帶。重則損命。古今以來。何可勝紀。是殺子者。金珠

也。而使之殺子者。父母也。故曰愛之實所以害之也。小兒自乳爲是。若雇人代乳。兒竟以有乳者爲母矣。襁褓三年。未嘗暫離。一旦摘乳而去。往往因思想啼哭。致生疾病。若令乳婦多帶時日。情理又有所不安。惟於乳婦將去之前。先斷其乳。復令他婢帶領。生母加意撫愛。使與乳婦漸疎。漸遠。遠則可離。離則不致因思成疾。亦係嬰之一道也。

靈璧先生曰。嘗謂人之生也。皆稟陰陽五行之氣。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人雖秉父精母血而生。實乃

天地之所生也。故生人生物。化化育育。無有窮盡者。天地之心也。若能奉天地之心。害物已不可。而況於人乎。害人已不可。而況於身之子乎。夫天下未有不愛其子之父母也。愛之。憐之。依之。護之。情也。未生則望之。既生則喜之。亦情也。而損子墮胎者。何也。見夫多女而惡其累。則溺者有焉。見有家貧而厭所養。則並男亦不舉焉。此損子者也。見有婦人孕育頻煩。苦於懷耽。見有乳哺艱難。身體尪羸。則數月而逐之。此墮胎者也。夫形質既成。便爲遺體。性雖未來。而生機

已具。曷忍墮焉。若夫既週月而產。性命全。神氣足。聲息備。宛然人矣。居然身之子矣。曷忍損焉。嗟乎。父子天性。男女何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在行路且然。而爲父母者。乃反沈溺之。而恬不惟。何其忍心乎。救劫章云。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揆諸正條。倍於故殺。冥律亦可畏哉。

施愚山曰。民家多惡養女。皆畏賠送費煩故。不思一人自有一人之祿。婿亦半子也。或連產皆女。卽沈諸水盆中。以手按之。轉側悲啼。良久乃死。或索水不得。以

衣被掩口壓殺。嗚呼忍哉。按禮。悼耄有罪。不加刑。殺無辜之幼女。悖禮也。律。故殺子孫者。徒二年。女方生而殺。罪當倍也。殺人者死。父子相賊。是絕性也。故作戒溺女歌。歌曰。悼音導。七年曰悼。憐愛也。

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吾兒。貧富有定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等埃塵。更兼兄弟多悖逆。同室操戈越與秦。豪華不少貴公子。覆宗滅族空酸辛。若云舉女礙生兒。後先遲速誰能知。當階玉樹多先折。老蚌雙

珠不厭遲。好生戒殺天地喜。墜胎殺卵神明悲。誠看貽謀惟積善。竇氏燕山桂五枝。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荆釵是佳話。婚不論財禮義存。擇壻安貧免牽墜。謾憂養女玷家聲。爲兒娶婦亦關情。淫先百惡汝當戒。不種孽根孽不生。富者殺女轉蕭條。忍心斂聚家暗消。盜賊天災與訟獄。任君百計也難逃。貧者殺女終不富。家無儋石身無袴。耕男織女衣食豐。何如骨肉圖完聚。殺女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終去。猶免百骨委蒿萊。勸君莫殺女。殺女還

肩行錄  
卷之二  
殺子。仁人有後惡人。凶。桂折蘭摧疾如矢。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歿嬰兒。歿索命。牽衣地獄。徒悲悽。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孽冤相報。幾時休。轉劫投胎。定天扎。孺子入井。尚堪憐。如何嫡女。葬黃泉。及笄往嫁。尚垂淚。何忍懷中。輒相棄。古往今來。多殺機。可憐習俗。不知非。人命關天。況骨肉。莫待回頭。淚滿衣。鹿門先生曰。世間大陰德事。莫如活人性命。其有權力勢要者。固當真實力行。隨時隨處。常常以活人爲念。斯仁矣。夫活人之德。固大而活嬰兒之德。爲更大。何

也。嬰兒者。不識不知。無罪無尤。托父母以成形。本天地以賦氣。靈光一到。性命立焉。彼爲投生而來。必有宿業塵緣之因。舉而養之。是至性也。奈何世之貧民。或迫於饑寒。或逼於債負。乃有爲人作乳婆者。棄己之子。置諸道傍。何其悲哉。間有好仁者。收養撫恤。亦足以見其慈憫之心。用之而不汨也。然又貴有擴充者矣。近者都中有育嬰堂。廣陵有育嬰社焉。其法最良。其善最大。以是廣而行之。至於天下。功德浩蕩。充塞兩閒。何可盡也。嗚呼大哉。埃音哀。塵也。蚌音棒。蛤屬。儋音擔。小兒受二斛。

讀平聲。石。量名。十斗曰石。轉音担。合儋石為一音義。非。

石

庸行編卷之六終

音韻

